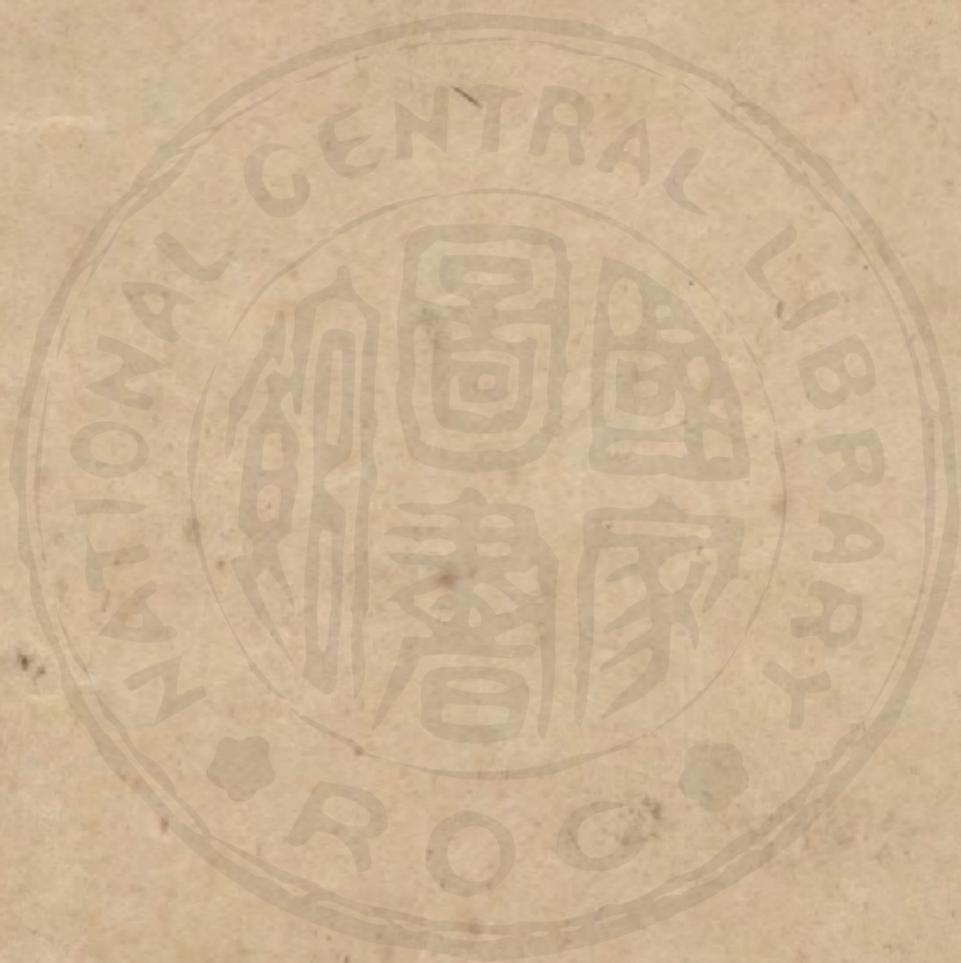


恨

海





恨

海

根據吳研人小說恨海

柯靈著

開明文學新刊



卷一

三友身台灣衣蓮

海 恨

版初月八年六十三國民

元一幣國價定冊每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著作者

柯

靈

印翻准不*權作著有

(51P.)K

恨



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, possibly a library accession number or date,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'5107'.

854.6
854.3

1

分幕

序幕 北京南橫街陳宅客廳

— 清光緒庚子前八年春天

第一幕 同序幕

— 庚子年五月初

第二幕 八百戶張家店

— 離第一幕約十天

第三幕 西大灣子河邊

— 離第二幕約十餘天

第四幕 上海張家書房

— 第一場 辛丑後一年的初春

— 第二場 離第一場約一個月

尾聲 上海近郊

— 離第四幕第二場後約半個月



國家圖書館

002573127

101510830

人物

陳戟臨——兩榜出身，在工部任事的一個京官。

李氏——陳妻。

陳伯和——他們的長子。

陳仲靄——他們的次子。

張鶴亭——陳家同鄉，殷實的洋貨商人。

白氏——張妻。

張棣華——張女，伯和的未婚妻。

姨娘——張妾。

狗兒——姨娘所生子。

王娟娟——陳戟臨的甥女，仲靄的未婚妻。

吳老師——陳家的西席。

李富——陳家的用人。

海棠——張家的丫頭。

金根——張家的男僕。

王媽——張家的女僕。

五姐兒——張家店的女掌櫃。

辛述懷——陳伯和的一個損友。

卜書銘——鴉片館主。

王大少——一個洋場的闊少。

晴紅老七——妓女。

船夫

賣雞子的老人

難民男女甲·乙·丙……等

義和團若干人

其他

序 幕

清光緒庚子前八年，在北京南橫街一所寬敞的住宅裏。這家主人姓陳，字戟臨，廣東南海人，兩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分在工部學習，後來纔補了實缺。夫人李氏，所生二子，大的叫伯和，小的叫仲靄。同院住着兩家，一家是他的中表親蘇州人王樂天，也在京中爲官。一家主人叫張鶴亭，和戟臨同鄉，是個生意人，北京上海都開得有洋貨字號，王張兩家，都祇有一個女兒，和陳家的兩個孩子，請了先生，一起在家攻讀。

這是北院陳家的小客廳，陳設的頗見整潔雅致，時當仲春，從正面望去，院子裏一片灑灑的陽光，照耀着一庭綠意。

春晝寂寞，祇聽得小孩子的笑聲亂成一片，清脆甜美，有如花叢鳥語。原來這時正有兩對少男少女，在屋子裏捉迷藏遊戲。陳家的伯和用手帕蒙着眼，在當中摸索着捉人。他的弟弟仲靄和張家的棣華，王家的娟娟，笑着在四面躲躲藏藏。一會，仲靄搖搖手，叫大家別響，於是兩個小姑娘用手掩着嘴，忍住笑，輕輕地躲起來。

四個孩子，一般天真，可是細看起來，也自有些分別：棣華端莊；娟娟癡憨；伯和活潑；仲靄溫厚，言語舉止中都看得出來。

陳伯和（以下簡稱伯）（摸索了一陣，聽得沒有人聲，忽然懷疑地站住了——）不來了，你們

逃出去了！

陳仲靄（以下簡稱仲）誰逃了？我們都在這兒。

伯 棣華姊姊呢？

張棣華（以下簡稱華）（在一邊應着）我在這兒。

伯 娟表妹呢？

王娟娟（以下簡稱娟）（嬌憨的）噯——大表哥，我也在這兒呢！

伯（又開始摸索）好，祇許逃，不許躲起來！（他摸到一個椅角，偷偷地把手帕掀起一點，於是

仲 你蒙着眼，怎麼知道是我？（發見祕密）不對，大哥看見的。

華·娟（同時走近來看）不行不行，看見的！

仲 重來重來！

伯 重來就重來！（自動拉好手帕）這回看不見了吧？

【他們繼續他們的遊戲。娟娟忽然端一把椅子，輕輕橫倒，攔在當路，在伯和和他們三個中間築了一道「防禦線」。伯和慢慢摸索過來，眼看就要絆着了；棣華不禁驚叫了一聲。

華 不行，要摔交的！（她趕過去搬椅子，卻給伯和一把逮住了）

伯（一手拉下手帕）這回逮着了吧。

華 我好心給你挪椅子，怎麼就逮了我？

伯 我不管，我不管！（說着就要給她蒙手帕）

娟（拍手）好，棣華姊捉！棣華姊捉！

華（窘迫）不行不行，我不會捉！

仲（解圍）那棣華姊給我們唱個山歌吧。

伯（想了想）好，唱山歌就唱山歌。下次再逮住，可不許賴了。

華 下次我準來！

〔棣華就在那張椅子上坐下，三個人圍着她。〕

華 唱什麼呢？（微昂着頭，冥想了片刻，她於是唱起來——）

碧海中，

有仙島。

四時花草開滿了，

鳳舞白鶴叫。

西王母，

千年蟠桃紅熟了，

衆仙齊來到。

張果老，

白髮飄。

樂逍遙，

手執漁鼓簡板丁冬兒的敲……

伯 不好不好，「八仙會」，都聽過了。換一個！

華 那麼——（又冥想了一會）我真唱不出嚀。

伯 那麼講個故事。

華 更講不出了。

娟 （跟仲靄耳語了一下，得意地）我有一個故事，我來講。

伯 不成！（忽然又——）好，聽你的！

娟 （忍着笑）從前有一份人家，就一個女兒。（打量棣華，摹擬地）細細的眉毛，大大的眼

睛，頭髮又黑又亮，又好看，又聰明，年紀纔十二歲——

伯 （插嘴）這倒巧，她跟棣華姊姊同年？

娟 （不理他）另一份人家，兩個兒子，大兒子（打量伯和，摹擬地）又是淘氣，又是個小機靈！（手勢）後來這家的母親愛上了那姑娘，說：瞧這小倆口子，（指伯和和棣華）大了給他們配成親，倒是天生的一對兒！（說完她和仲靄都笑起來）

華 （羞窘的起了身）你們欺負我，你們——你們——（哇的哭起來）

伯 （慌了手脚）別哭別哭，都是娟表妹不好！

華 都是你！（還是哭）

伯 （過去哄着她）好好，都是我不好，那得了吧？

娟 大表哥！（用手指刮着臉）唷，唷，唷！

伯（又急又惱）你還鬧，你還鬧！

〔伯和要打娟娟，她笑着逃了出去。〕

仲娟表妹，別跑！別跑！（也追出去）

華（擦擦眼淚，也要往外走）我不來了，我不來了！

伯不，不。（趕快攔住）你真生氣了？

華（覺得委曲）你們壞，往後我再也不跟你們玩兒了。

伯不，你跟我玩兒，就咱們倆玩兒。

華爲什麼？

〔娟娟和仲靄在門外探頭偷看。〕

伯我跟你好。（補充地）就跟你好，不跟他們好。

華你是男孩子，我不跟你好。

伯女孩子就不能跟男孩子好嗎？咱們偏要好。我要——（想像着怎樣表示他的好感）我將來長

大了，做了大官，發了大財，我要買許多好玩兒的東西送給你。

華（聽得高興）真的？

伯當然真的！

華（想了想）呸，你騙人！你買了好東西，自己玩兒還來不及呢！

伯（急了）不，我不騙你！騙了你我是這個——（手勢）我是哈吧狗！

〔娟娟和仲靄突然笑着奔進來。〕

娟（拍手）好啊，大表哥是哈吧狗，大表哥是哈吧狗！

〔一邊窘住了棣華跟伯和。〕

娟（拿手帕作着引狗的姿式）來來！可憐的小哈吧狗，我給你喫骨頭。

伯 壞東西，看我不打你！

〔伯和追過去，娟娟逃了。兩個圍着圓桌團團地轉着，鬧作一團。〕

〔陳戟臨夫婦正好打裏間出來。〕

伯·仲（同時）爹，媽。

娟 舅舅，舅媽。

李氏（以下簡稱李）你們追來追去，怎麼回事？

伯 娟表妹罵我——罵我哈吧狗。

娟 我沒有，是他自己罵的。

李 自己罵的？

陳戟臨（以下簡稱戟）好了，好了，你們出去玩兒去吧。

伯（誤會被驅逐）我們在這兒玩得好好的！

李 玩兒得好好的還鬧翻了天！（趕雞似的）走，走，快走。我跟你爹有事，別在這兒攪和。

伯 你們有什麼事？

李 什麼事？要緊事！小孩兒不懂得，長大了就知道了，快走快走！

〔棣華先出去，伯和跟着；然後是仲靄和娟娟。〕

仲 咱們還是捉迷藏去，你可別再開了。

娟 我知道。（同下）

李 （得意）老爺，你瞧瞧這小兩對兒！

戟 你怎麼在孩子面前也是胡說亂道的！

李 小孩兒懂什麼！（急於要知道下文）你倒說，兩家都說好了嗎？

戟 王家是親戚，親上加親，一提也就贊成了。棣華她爸爸，你知道鶴亭那個古板脾氣，他又是

買賣人，我央了人去探口風，還真怕他不肯跟我們官場中人結親呢。……

李 （失望）怎麼，張家不答應？

戟 沒想到，倒是也答應了。

李 （得意忘形）我就說嚟！不是我自己贊美，我們那兩個孩子，也還就那兩個姑娘將就配得

上。好，說辦就辦，我們請算卦的挑個好日子，就把兩家的親事定了。

〔李富送着一疊紅帖子進來。〕

李富 （以下簡稱富）太太，紅帖子買得了。（恭恭敬敬擱在桌子上）

李 你請吳師爺到這兒來，就說老爺請他。

戟 （訝異）我？

富 是，太太。（下）

戟 你這是幹什麼？這紅帖子幹嚟用的？

李 （頗以練達自喜）庚帖呀！今兒就是個好日子，請吳老師寫了，我們就給兩家送過去。——

吳老師就是現成的媒人。

你怎麼那麼性急！張家王家都跟我們一個院子住着，你還怕她們跑了不成！

不是怕她們跑了。我看這一對女孩子實在好，萬一叫別人給說了去，我們可不是當面錯過了嗎？

可是孩子們到底還小呢。再一層——（沈吟）你倒說，那兩個女孩子，誰配伯兒，誰配仲兒合適？

那還用說！棣華年紀大，自然配老大；娟娟小，就配老二。

按年齡自然是這麼配，可是論品性，娟娟長得聰明，舉止說話都靈動，配伯兒似乎合適點；棣華穩重，仲兒老實，平常好像他們倆也頂和氣，我看把他們配成對兒倒好。

什麼和氣不和氣，小孩子家懂什麼！他們成天在一起，還不一樣哥哥弟弟姊妹的。老大配大的，老二配小的，就這麼辦，包管沒錯兒！

〔李富上。〕

富 吳師爺到。

〔接着進來吳老師。他鬚眉皆白，戴着老花眼鏡。可是雙目炯炯有光。他飽經事故，而頭腦清楚，在當時屬於維新派的人物。〕

吳老師（以下簡稱吳） 戟翁。太太也在這兒。

戟 勞駕勞駕，我們正有點小事想請老師費心。

吳 應該的，應該的。

李（滿面春風）這還是一樁喜事呢。

吳哦，喜事？

戟舍下的幾個孩子，多蒙老師教誨，我們合家都感激不盡。依老師看，我那兩個孩子，都還有點出息嗎？

吳令郎資質聰明，本性厚道，祇要好好琢磨，將來都是有用之材。

戟（快慰）這都仗着老師的栽培。還有棣華跟娟娟，老師您瞧——

吳好，都是好女兒。棣華雖然差一點伶俐，可是底子厚，又有烈性，小小年紀，也看得出來。

李（迫不及待地向戟臨）你瞧，怎麼樣？老師都贊成了。你不用嚕裏嚕蘇的，乾脆跟老師說明了吧。

吳戟翁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戟我們今兒請老師過來，是想請嚴師兼做月老，成就了那兩對小兒女的親事。

吳（楞了一楞）是要我做媒？

戟兩家都說妥了的，也就是請老師做個現成的媒人。

李這兒還有兩份庚帖，還得請老師大筆一揮呢。

吳（微笑地）真對不起，我這麼大年紀了，什麼事都做，就是不會做媒，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。

李（大出意外）怎麼？

戟（婉轉）您——您覺得這個親事門戶不大相當？

吳自然相當。

戟 人品不相配？

吳 配。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（親切而莊重地）我常常想，一個人不該相信運命，可是應該相信環境的力量。滄海桑田，世間有的是意想不到的變化，何況是一個小孩子，誰知道他們將來怎麼樣？戟翁，你要是不嫌我太冒昧，我勸你們還是多考慮考慮的好。

李 唷，那怎麼成！

戟 （爲難）老師說的是。不過這也不可一概而論，常言說「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」，小時候好的，長大起來大概也壞不了。你要是看孩子們還不壞，我想說定了倒也是一件好事。

吳 話不是這麼說的。歲月不居，人生多故，境遇不同，時勢不同，簡直叫人不得不變。我親眼看見多少從小定親的人，到後來親家變做冤家，佳耦變成怨耦。父母愛他們的子女，最好是給他們教育，給他們改造環境反抗運命的力量，不是給他們現成的幸福，叫他們對環境屈服，對運命低頭，幸福是要捉弄人的，弄得不好，反而害了兒女。

李 （異常反感）哎呀，老師，您不肯賞臉做媒就得啦，怎麼儘說這不吉利的話呀！

吳 府上的事我不該多嘴，可是孩子們都是我的學生，我總算爲他們用過一番心。我還是這句話：希望你們多考慮。得罪得很，我這就失陪了。

戟 （覺得過意不去）老師！

（吳老師正待出去，伯和、仲靄、娟娟三個躡手躡腳背着身子進來，冷不防撞在老師身上，三個都惶窘不堪。）

伯·仲·娟 （瑟瑟縮縮，同時向老師行了禮）老，老師。

吳（心中不悅，未免現於辭色）你們幹什麼？

伯（結結巴巴）我——我們——我們——（指着門外，祇想哭出來）

〔同時門外傳來棣華的聲音。〕

華的聲音 好，你們跑，你們跑！

〔大家全看着門，看着那個孩子摸索着若無其事地進來。〕

華（手帕蒙着眼，站在門口，用手指點着）我知道，你們全跑到屋子裏來了。（回身掩上門）看你們逃到哪兒去！（於是她開始摸索，終於一把抱住了吳老師）好，這可逮着了吧。（拉去手帕，她「啊」了一聲，手足無措地朝後退）老師！（她急得要哭出來）

吳（慢慢地走近棣華，她又畏怯地退了兩步，他輕輕地撫摩着她的頭髮，又拍拍她的肩膀，極其溫和地）別害怕，老師不罵你。可憐的孩子！（轉身向戟臨夫婦，雙鬮地）戟翁，咱們記着別教孩子們玩兒這個。別讓他們蒙着眼瞎摸亂撞，這太可憐了！教他們睜着眼，教他們別迷失了路！（說完，他很快地出去了）

伯·仲·華·娟（四個人面面相覷，對着戟臨夫婦同時發出疑問）老師說什麼？

李（輕蔑地）聽他的！書獃子，老糊塗了嚟。

第一幕

庚子那年，五月初頭。

這一年正是義和團鬧事的時候，北京城內，謠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那些京官們，看看勢頭不對，藉辭告假回籍的，絡繹不絕。政府一怒之下，下了一個不許告假的命令，於是大家祇好困守京畿，坐以待斃，但那恐慌的情形，卻也更加嚴重了。

這嚴重的趨勢在陳家的客廳裏也看得出來。王樂天徵倖早一天告了假，決計帶着家眷回到蘇州原籍，行色恹恹，客廳裏已準備一檯豐盛的酒席爲他們送行。——此時李富忙着搬出八盆鮮果蜜餞，放在席上。

陳戟臨滿臉焦灼，負着手在客廳裏踱來踱去。

戟（站住）你去過張家，請了親家太太了嗎？

富請過了。親家太太跟張小姐一忽兒就到。

戟（踱了兩步，又站住）西院姑老爺家忙着拾掇東西，你幫着去檢檢。你對姑老爺說，時間太匆促，我來不及預備什麼，也就是一頓便飯，請他們過來用了飯就上火車站。

富是，老爺。（要走）

戟一忽兒把大少爺跟二少爺請到這兒來。

富是，老爺。（下）

〔戟臨到席上檢閱一過，又揭起酒壺來看看裏面有沒有酒。

〔李氏上。

戟 樂天他們預備好了嗎？

李 快了，一會兒過來喫了飯就動身。二妹跟娟娟直埋怨，說連行李都來不及收拾。二妹夫也真是的，天都摸黑了，說走就走，半刻都不肯挨。

戟 當然快走的好。外頭謠言大得很，有人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到京裏保衛；又有人說端王就要向公使館下戰書。滿朝大小官員都是亂慌慌的。這北京城裏，眼看着就要大亂了。（不由自主，又焦躁不安地來回踱起來）怎麼辦，怎麼辦！

李 你看京城裏一定要亂嗎？

戟 怎麼不要亂！現在北京天津，都成了義和團的世界。他們號稱扶清滅洋，到處燒教堂，殺教友，剪電線，刨鐵路，見着洋人的東西就要毀，你想洋人們怎麼肯甘休？聽說他們全打了電報到本國請救兵，八國聯軍就要打到中國來了。

李 （不甚在意）可是人家都說義和團是有法術的，洪鈞老祖跟梨山老母都是他們的祖師，大師兄一唸咒語，洋槍大礮全打不進；他們還有神兵神火，毛子到不了北京，就要全給趕下大海，見四海龍王去了。

戟 （佛然）這種異黨邪說，怎麼能够相信！今天這個情形，就正應了吳老師常說的兩句話：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」我們這個國家，自己腳踏實地，發奮圖強還來不及，偏偏老佛爺又聽信了義和團的鬼話。（痛心之詞）這麼鬧下去，我們這兩把老骨頭，還不知道埋到什麼

地方去呢。

李 (也聽得急起來) 噯喲，那怎麼好！我們也跟二妹夫他們一起走吧。

戟 你還做夢呢，太太。樂天是昨天准的假，所以還能走。今兒上頭已經下了手諭，號令文武百官，一律不許告假。我們祇好眼睜睜在這兒等死了。我想來想去，還祇有你說過的那個主意——

李 (急切) 什麼主意？

〔伯和跟仲霽同上。兩個都已經長成，是英挺秀發的少年了。〕

伯 爹，是您叫我們？

仲 (同時) 爹。

戟 伯兒，仲兒，你們來得正好。京裏風聲越來越緊，我跟你們母親商議，祇有一個辦法，是你們兄弟先走再說。

伯 就我跟弟弟兩個走嗎？

戟 王家姑父他們現在就要動身了，仲兒你快去收拾收拾，跟姑父先到蘇州避一避。

仲 (抗議地) 爹，這不妥當。

戟 (不理他，接着向李氏) 最難處的是張家。鶴亭現在上海，祇有親家母跟棟華在北京，她們又是女流。剛纔我派人去請親家母，大概馬上就到。我想祇好叫李富伺候着，讓伯兒陪着出京，到上海找鶴亭去。

李 那我跟你怎麼辦呢？

伯 爹，這不大好吧？

戟 （正色，向伯和跟仲靄）我明白你們的意思。我們陳家是詩禮之家，我的孩子也都是知書達理的孩子。可是在這種亂世，也講不得什麼「未婚迴避」的儀文了。（向伯和）棟華雖然是你的未婚妻，可是你們自小同窗，都是熟識的；至於仲兒，（他轉向仲靄）你跟娟娟本來是表兄妹，又是一直住在同院的，更沒有什麼未婚夫婦的嫌疑了。

仲 爹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

戟 那還有什麼？

仲 在這種荒亂的時勢，爹媽都在這兒，哪有兩個兒子都走了的道理？依我看，還是大哥陪着張伯母出京，我留在這兒，侍奉父母，萬一亂起來了，也跟爹媽一起避難。

伯 爹，還是我留着，二弟跟姑母娟表妹她們一起走吧。

仲 這不好，大哥。姑母跟娟表妹有姑父在一起照料，路上可以放心，不比張伯母她們，就是母女倆，要人照應。自然是你陪了去的好。

伯 那祇要李富送了去也就够了。二弟，決計你走。

仲 不，李富祇是傭人，還是得你陪着纔好。

伯 不，我陪着反而有許多不方便。

仲 再說，你是長子，當然你走。

伯 我是長子，所以我應該留着伺候爹媽呀。

戟 （蹙脚）你們怎麼那麼固執啊！我是有官職，喫了朝廷的俸祿，要走也不能走。你們何苦留

着冒這個險？你們都給我走，就我一個留着，（向李氏）你也跟娟娟家一起到蘇州去！

李 我們都走，留你一個？——那更不成話了。不用多說了，孩子們走吧。

仲 媽跟大哥走吧，我留着陪爹。

戟 （斥責）小孩子懂什麼！還不快收拾去！

仲 不，爹。（決絕地）別的事我不敢違拗，惹您生氣；這件事但憑爹怎麼責罰，我也不能走。

爹，您原諒我！

戟 （拗不過他，躁急地）好好，我不勉強你。（向伯）伯兒，你是我的長子，聽爹的吩咐，快準備去。

伯 （辯駁地）可是爹——

戟 （截住話因，拂然）不用說了，快走！

伯 （乞援地轉向李氏）媽。

李 （推着他）快走快走，別再惹你爹生氣了。

〔伯和被連推帶搯的趕了出去。〕

戟 （向李氏）你呢，到底怎麼樣？

李 我嚔，得了吧。（歎口氣）喝出去了！常言說得好，「生死由命，富貴在天。」咱們老夫老妻，要死也死在一塊兒吧。

〔這時候匆匆忙忙進來了娟娟，她癡憨活潑，依稀當年，卻已經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。〕

娟 舅舅，舅母。爹跟媽忙着要走，說怕趕不上晚車，要我跟您同一聲，不喫飯了。

戟 (指酒席) 怎麼這樣急，你看這兒都預備好了。

娟 爹說實在來不及，祇好謝謝舅舅的好意了。爹媽預備好了，就來辭行。

戟 那用不着。(向李氏) 既然這麼樣，還是我們去吧。你快點來。(下)

李 (滿腹怨抑) 噫，娟娟，你說要命不要命？平白無故，半天裏會蹦出個義和團，鬧出這麼些亂子來。好好一家人，一窠裏住慣了的，說拆就拆，一邊兒東山，一邊兒西海。……你們走了倒好，我跟他爹——(越說越傷心，想想要哭) 將來還不知道怎麼死呢。

仲 (勸阻地) 媽！

李 我們伯兒也要出京了，就仲兒他留着陪我跟你舅父。(大為感傷) 可憐的孩子，你們表哥表妹這就要分手了。你們也談談吧。我送送你媽去。——今兒分了手，(擦眼淚) 我們還不知道幾時見面呢。(歎着氣下)

〔娟娟和仲鬻默然相對。惜別的情緒籠罩了他們。〕

仲 (半晌) 娟表妹。

娟 (低下頭，嬌憨地偷看着他) 嗯？

仲 (張口結舌，想說又不知道往哪兒說起)……

娟 (微笑，期待) 二表哥，你怎麼不說話呀？

仲 (也笑了) 我好像裝滿着一肚子的話，可是不知道說哪句好。(解嘲地) 你瞧我這個人多——多不中用！

娟 你怎麼不跟我們一起走呢？一起走多好！

仲 (熱情地) 你不知道我多麼想跟你一起走！可是我得留着。兒女能够報答父母的恩情，是極其有限的；我們倆雖然分手了，不久還會團圓，又聚在一起的不是？

娟 (會意地點點頭) 嗯。(側着頭一想) 可是京城裏真的亂了起來，怎麼辦呢？

仲 真亂了我當然祇好跟爹媽回南邊。那時候我盼望能在蘇州看見你。蘇州聽說是個好地方，(玄想地) 我想那兒一定山也溫柔，水也溫柔，人也溫柔。有一天我來了，就在那個天堂一樣的城裏，還是天天跟你在一起。

娟 二表哥，你真好。

〔好像咀嚼什麼，沈默了半晌。〕

娟 我該走了。

仲 再待一忽兒不晚吧？

娟 你還有話跟我說？

仲 哦？(想了想) 你——自個兒保重。

娟 謝謝你。

仲 路上容易着涼，身上穿暖點兒。

娟 我知道。

仲 到了蘇州，你就——你就——

娟 你說呀。

仲 你知道，我在惦記你的。

娟（低下頭）我——知——道。

仲 你到了蘇州，（怯怯地）就給我寫封信好不好？

娟（嬌羞地扭動身子）不！

仲（錯愕）爲——爲什麼？

娟（又扭動了一下）我不嚙！

仲（奇窘）那不要緊，那不要緊。

【李富提着一隻小網籃上。

富 親家太太，大小姐，請到這兒坐。

【於是後面進來了白氏母女。白氏是一個慈祥可親的婦人；而她的女兒棣華，淡遠嫻靜，正是一枝深谷的幽蘭。

富（必恭必敬）您先坐着歇歇吧。

仲·娟（同時）張伯母，棣華姊！

富（向娟）小姐，姑老爺太太要動身了，您這就走吧。（向仲）老爺吩咐，請二少爺也過去送送。（下）

娟 知道了。（親熱地拉着棣華的手）棣華姊姊，你長得這麼高了，我幾乎都不認識你了。

華（也是極親熱地）可不是。我也快不認識你了。

娟 自從你們搬了家，你這個閨閣千金，簡直就沒法子見着了，今兒好容易見了面，我可得就走了。

華 (惋惜地) 我們特爲趕來送行，誰知道你們走得那麼急。媽還說呢，大家商量商量，也許一路出京到上海，現在祇好你們先走了。

娟 我父親那個急性子，沒辦法。

華 那麼些年沒看見，誰知道見了面說說話的機會都沒有。

娟 你要遲來一忽兒，我們連面也見不着了。

白氏 (以下簡稱白) 不，將來見面說話的機會多着呢。

娟 (戀戀地) 再見吧，棣華姊，蘇州離上海近，咱們也許能在上海見面。

華 再見。上海見。

娟 張伯母，再見。(下)

仲 張伯母，棣華姊，你們先坐坐，我失陪一下。(下)

白 (坐下來) 棣華，這可怎麼辦呢。我心都亂了。你父親又在上海，萬一亂起來，我們娘兒倆怎麼得了！做娘的還不要緊，我怎麼放心得下你啊。

華 看着這情形，我們恐怕也祇好走了。

白 就咱們娘兒倆，走也是難哪。再一層，你不知道做娘的心事，我還真不願到上海去，住在你父親的小公館裏。

華 姨娘也是很賢慧的，她不會不敬重您。況且太平了，我們當然還是回北京啊。

白 噯，這些也說不得了。就一件事，我得跟你商議商議。

華 什麼事都由媽作主好了，何必問我呢。

白 不，這不比別的事，我得跟你說說。剛纔在西院王家，陳伯父跟我提起，說是要他伴着我們走，你看怎麼樣？

華 （一時沒想着）他？

白 伯和，你的姑爺啊。

華 這——（沒說出來，臉早羞紅了）

白 （警解）你跟伯和沒有成過親，一起出門，自然有許多不便。我們又不比那低三下四的人家，論理總得避個嫌疑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你們自小是相熟的，你早晚也總是他的人。這種亂世，也顧不得許多了，是不是？

華 （低下頭，臉越紅了）

白 別害臊呀，自己母親怕什麼。

華 （低着的頭慢慢擡起）媽！——（祇說得一個字，又說不下去了）

白 你說，到底怎麼樣？

〔伯和匆匆上。似乎沒有料到白氏母女在這兒，顯然有一種掩不住的驚喜。他趕緊恭恭敬敬向白氏打了個扞。〕

伯 伯母。（再向棣華招呼）棣華姊。

華 （也沒料到，更加羞窘，輕輕還了一禮）伯和弟。

伯 一直沒過去跟伯母請安，您老人家一向康泰？

白 （快慰而親摯地看着她的女婿）你倒還是那樣子，可是長高了。你一向身子都好？

伯 是，伯母。（轉向棣華）棣華姊一向好？（深情地望着她）

〔棣華深情脈脈地向他望。許久纔羞澀地低下了頭。〕

伯 日子過得真快，我們有七年沒見面了吧？

華 八年了。

伯 （默想）對了，是八年了。八年前的光景，好像都還在眼前，棣華姊還記得嗎？

華 （在屋子四面看看，似乎在搜尋已逝的童年，一面恬美地笑着點點頭）嗯，記得。

伯 （也津津有味地看着屋子）你還記得這間屋子嗎？

華 （點點頭）嗯，記得。小時候我們常在這間屋子裏，一起唸書，一起玩兒。（好像端詳一位

老朋友）這屋子倒還是老樣子，沒什麼改變。

白 那是因爲你跟這屋子太熟了緣故。

華 嗯，熟，太熟了。（神往地）小時候的生活真有意思，它叫人一輩子都記着，要忘也忘不了。

伯 是。

〔半晌。〕

伯 （向白氏）家父知道您老人家來了嗎？

白 我們已經見過面了。

伯 家父剛纔吩咐我來着，說您要是決定到南邊，就讓我陪着您一起走。——

白 那很好，很好。（說着她回頭去看棣華的臉色）

〔棣華又羞低了頭。〕

〔戟臨跟李氏急沖沖的上。戟臨手裏拿着電報。〕

戟 嫂子您瞧，鶴亭剛從上海來的電報。

白 (一驚) 鶴亭的電報，怎麼說？

戟 (唸着) 「此間消息不佳，倘料得亂事將起，即祈南下，並請挈帶舍眷……」是催我陪你們一起出京的電報。嫂子，事情真急了，你想定了沒有？

李 親家母，您別三心兩意了吧。亂起來，就不得了啦。

白 (望着她女兒) 棣華，你看呢？

〔外面猝然傳進來亂聲，似乎有一大羣人叫囂擾攘而過。〕

白 (大驚) 這是什麼？

〔仲靄匆遽上。〕

仲 糟了！糟了！

戟 (急迫) 外頭怎麼樣？

仲 滿處是義和團，全帶着傢伙，橫衝直撞，聽說是打交民巷去的。鋪子都關了門，全城都鬧翻了。

戟 完了！這一來眼看着就要大亂。(向白氏) 嫂子，再也不能遲疑了。

華 媽，我們就走吧。

白 (嚇得瑟瑟發抖) 怎麼好？老天爺！我的腿都駭軟了，我們一點準備都沒有，怎麼辦？

戟 顧不得這許多，嫂子。你們隨身帶點細軟就走吧。現在就喫飯，回頭晚車來不及，就趕明

兒的快車。

李家裏派你們鋪子的掌櫃看着好了，東西少帶的好。（向棣華）華小姐，這回委曲你啦。伯和跟你們一起走，也有個照應。不過這孩子不懂事，你作姊姊的，多包涵點兒吧。

華（不勝羞怯）伯母請放心。姪女兒年輕，不遇到的地方，祇望伯和弟不要見怪就是了。

李哪兒的話！（無限憐惜）我的好小姐，你真叫人疼你。不怕說不吉利的話，我真怕我們伯兒沒福氣消受你這麼個好媳婦呢。

白（阻止地）大嫂，你別說了吧。

戟（觸景生情，感慨無限）天地不仁，萬物芻狗。在亂世做人，有時真比做狗還不如！這次太平下來，我也不想再在這種世道做什麼官了。但願大家平安無事，不久我們就在上海團聚。

白但願大家平安，我們在上海等着你們吧。

戟伯兒，你過來。

〔伯和走向他。〕

戟你年紀不小了，第一次離家遠去，偏又是這種亂世，你要自己處處留意，記着你是有教養，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。要時時記着爲自己的祖宗和門第增光。張伯母跟你棣華姊都是嬌養慣的，一路靠你照料，你記得要好好敬愛她們。——都聽明白了嗎？

伯聽明白了，爹。

戟嫂子，你當他自己的孩子一樣，多多教導他，千萬不要客氣。

白好好，都是自己人。（向伯和跟棣華）伯少爺，棣華，你們跟兩位老人家叩個頭，辭一辭

行，咱們就走吧。

〔伯和跟棣華走近一步，對面相向，欲言又止。棣華不好意思起來，羞澀地站住了。〕

〔白氏向她暗示，她纔低着頭走上去，萬分無奈地，跟伯和肩並着肩，向二老盈盈下拜。〕

李（一把扶起棣華）免了免了。（說着不禁拭淚）

伯（走向仲）二弟，我走了，爹媽祇好請你一個人侍候了。

仲你放心，大哥。

戟（斟一杯酒）嫂子，我這樣就算順便給您送行了。這一杯請你喝了它，祝你們一路平安，早

到上海。

白多謝您。

〔白氏剛要接杯，李富奔進，把酒杯碰倒在地，跌得粉碎。〕

白（大喫一驚，叫起來）哎喲！

戟（厲聲）李富，你長着眼睛沒有！

富小的該死。

李（指地上）瞧！你這冒冒失失的幹什麼！

富回老爺太太的話，小的送姑老爺他們上車站，剛好趕上這一班，以後火車就斷了。——

衆（同聲）火車斷了？

富京裏已經亂得不像話，親家太太要走，馬上僱驛車出城還來得及，要是再晚——

〔遠處傳來一陣槍聲，接着是一聲砲響。〕

白 什麼，礮聲？
戟 快走！快僱騾車去！

〔李富急下。〕



第一幕

棣華母女和伯和李富，離了北京，坐着騾車，晝行夜宿，繞道而進，預備轉大津衛，然後南下。

幾天以後，他們因為旅途勞頓，在一個叫做八百戶的鄉莊上歇下腳來，投宿在張家店裏。——這是一家極簡陋的小客店，黃土的牆，迴文花格子紙窗，屋裏有一個很大的土炕。時當夜晚，桌上置一短檠，燈火熒熒，頗具古趣。

白氏棣華就桌邊坐，棣華在進食，可是喫了兩筷就放下了碗，看那樣子，自然是因為不易下嚥的緣故。

桌邊站一個大手大腳的鄉下女人，是店家五哥兒的媳婦，人生得簡單憨直，坦率可愛。

五姐兒（以下簡稱五）小姐也不喫啦？您中午就沒喫什麼，現在又不喫，別把您這個嬌滴滴的身子餓壞了。我給您拿碗小米粥來吧。（說着就要走）

華 多謝你，我實在喫不下。

五 也難怪。都是一品夫人，千金小姐，有資格的嚙，哪兒喫過這種苦！要不是逃難，你們怕一輩子也不會到這種小店裏來。我們這個窮地方，沒想到一亂倒給亂出熱鬧來了。喝，真好玩兒，村道上成天儘看見逃難的，我出娘胎也沒見過這麼些人！

白 你沒有聽逃難人說，天津到底太平不太平？

五人說毛子兵已經到了天津衛，跟大師兄交了手。（天花亂墜）大師兄穿的是金盔金甲，差的是天兵天將，作起法來，天也昏了，地也黑了，太陽也沒了，神通大着呢。二毛子想借鐵路運兵，可是叫大師兄的一把神火，早燒的化了水了！

白（向棣華）你瞧，路上這麼亂，聽的又儘是這些胡話。

五（辯白）不是胡話，太太，人說這全是真的。

華好吧，你把碗收下去吧，我們也該早點歇息了。

五（一邊收拾）是呀，早點歇着吧。逃難是够累的。（向棣華）今晚還是您跟太太倆住這間房？

華嗯。你把剩下的午時茶熬了就拿來。

五給少爺喫的不是？——知道了。（用手指着門外）少爺還是住外間？

華（含糊其詞）唔。

五外間有風。少爺那病，多半是白天趕路辛苦了，晚上吹風着了涼。你們怎樣不讓他一個屋子住？那位少爺是您的什麼人哪？

華（低頭不語）……

五親戚？（沒回答）本家？（沒回答）是外人，一起逃難的？

白（代爲回答）那是我們家姑爺。

五（恍然大悟）噢，小姐的姑爺。（想想又不懂了）可是怎麼把姑爺關在門外頭？

白我們還沒成禮呢。

五噢！你們到底是大戶人家，規矩大。我是個童養媳，自小在婆家，我跟我那個五哥兒，見天

打架，從炕上打到炕下，也沒見誰害過臊呢。（嘻嘻的大笑着，端着碗出去）

〔棣華低頭坐着，沈默思想，半晌不語。〕

白 棣華。

（低低地）嗯。

白 你怎麼了？——你在想什麼？

華 （掩飾）沒有什麼。

白 我們自從出了京，路上這幾天，真虧了伯和。有他照應着，方便多了。

華 是的，母親。

白 我就是擔心他的身子。他是懂事的人，又要照顧我們，又要避嫌疑。五姐兒說的對，他這回的病就因為着了涼。他是我的女婿，我自然心疼。幸虧是小病，不要緊，不然怎麼得了！我看，今晚就讓他進來歇着吧。

華 （想着那欲即反離，咫尺天涯的情景，不竟有點傷心，卻祇是覺得無從說起）
白 你怎麼不說話？你像有點難受？

華 （搖頭，勉強一笑）我沒有。

白 我也知道你爲難。他病了，你心裏想伺候他，身子偏要遠着他。他對你也是這個情形。可是在逃難的時候，也叫沒有辦法；況且又有我在身邊，其實也不必避這麼些個嫌疑了。

〔李富提一隻箱子，從外間進來。〕

富 親家太太，您還沒安息？外間沒有門，這箱子放在那兒不放心，所以小的給拿了進來。（在

（椅角上攔下箱子）

白 少爺睡了沒有？

富 還沒有呢。

白 你跟少爺說，外間有風，請他進來歇息吧。

富 （看看棣華）是。（下）

華 （抗議地）媽！

白 （笑着）別傻了，回頭別叫伯和看了不好受。

華 可是他——他睡在哪兒呢？

白 （四面看看，略一思索，指着土炕）都睡在炕上。

華 （急了）睡一炕怎麼成？

白 （用手比着）當中拿個茶几一攔，讓他睡在那邊，不就成了嗎？（招招手）來，幫着我，把茶几攔上去。

華 （爲難，扭動身子，孩子一樣的抗議）嗯——

白 來呀！他一忽兒就來了。

華 （求助地）媽！

白 來吧，來吧，傻孩子。

〔棣華祇得過去相幫，兩人扛着一張茶几，正要往炕上攔，伯和恰好進來了。棣華羞得連忙放手，逃到一邊去。茶几四脚朝天，不尷不尬地攔着。〕

伯 (莫明其妙) 伯母，您這是？

白 (也窘了) 沒什麼，沒什麼。

伯 (自告奮勇) 我來吧。

白 不用不用。你，你請坐。

伯 是，伯母。(坐下又站起，讓着棣華) 棣華姊，您——

白 坐，坐，大家都坐下。

「他們都坐了。」

白 你今兒個痊愈了吧？

伯 好了，明兒就可以動身了。

白 謝天謝地！早走一天，早到一天也好。

伯 不過現在情形比我們剛出京的時候，又亂了些，祇怕以後路上更難走。動身的時候，最好把要緊東西隨身帶着，防着有什麼意外。剛纔我已經把箱子歸理了歸理，(從口袋裏掏出白玉雙喜牌) 這兒有一件東西，因為身上已經太累贅了，帶着不方便，請伯母替我收了。

白 (接過來) 這是？——

伯 白玉雙喜牌，我們家傳的一點玩意兒，我一直帶在身邊的。

白 好。(交給棣華) 你藏在箱子裏。

華 (雙手捧着，感情地) 這東西放在箱子裏不大穩當，還是帶在身邊好。

白 那麼你帶在身邊吧。

〔棣華背過身子，鄭重地把白玉雙喜牌掛在襟上，又熨貼地藏衣服裏面。〕

白（向伯）這些日子太累了，又是擔驚受怕的，我混身不帶勁，祇怕也要病倒了。（打了個呵欠）我們大家早點睡吧。（說着站起來）

伯 這地方小，您跟棣華姊睡得舒服點兒，我還是外間去吧。

白 不不，不用客氣了，就這麼辦吧。（含笑地走到仰躺着的茶几邊）還是請你來幫着我把它——（做着搬上炕去的手勢）

伯（看了半天手勢戲，這纔弄明白，也是含笑地）嗯，嗯。是是是。

〔丈母娘跟女婿一起動手，把茶几橫着，攔在土炕當中。〕

白 我實在撐不住，先睡了。（她上了炕，攤開被鋪，向棣華）你們也都睡吧。（向伯和）你將就點兒，請睡在那邊。

伯 好，好，就這麼好。

〔白氏睡了下去。〕

〔棣華兀自在燈前低頭坐着。〕

〔伯和看看她，未免有情，幾次欲言又止，負了手走了幾轉，然後鼓起勇氣，在棣華對面坐了，預備說話。〕

伯（嘴唇翕張了一陣，終於——）棣華姊，你——

〔五姐兒無巧不巧，正好端着午時茶進來。〕

五（眉飛色舞，大聲嚷嚷）喝，小姐今兒可跟姑少爺同房啦。

「伯和趕快站起。棣華大窘。」

五 (在桌子上放了午時茶，向炕上望望) 唷，炕上還砌着城牆，分裏城外城呢。一炕上睡三個人，够舒服的。(用她的大手一比) 往常我們男男女女，一睡七八個人，也不算希奇。

「他們不理她。」

五 (繞到棣華身邊，俯下身子去看低着頭的棣華) 怎麼啦，新娘子害羞了。(再看看背過身子的伯和) 新郎背着身子。(笑了一陣) 少爺，午時茶放在桌上，可是大小姐吩咐我煎的，你當它交杯酒，喝了吧。(嘻嘻地大笑着出去)

「兩個都窘着。」

「伯和又坐下去，卻祇願自己遠遠坐着。」

華 (半晌不聞人聲，偷偷地看了看，恰和他的視線碰個正着，於是二人都羞窘的一笑) 藥冷了，你喝了吧。

伯 好！多謝你。(他喝了藥)

華 藥很苦吧？(站起來) 我給你倒杯水漱口。

伯 (趕快阻止) 不不，不苦，不苦，這藥好喝得很，好喝得很。

華 (溫柔地) 現在覺得身子怎麼樣，沒什麼不舒服了？

伯 (爽氣撲人) 好了，完全好了，本來也就是有點感冒，沒有什麼要緊。

華 (看看他) 你衣服太少了，該穿得暖和一點。加件夾衫吧。

「她站起來，要幫他開箱子。」

伯 不不，不用，我這樣正好。

〔他一攔，她趕快站住，縮手，覺得自己似乎太殷勤了一點，又不好意思起來。〕

華 (又坐下去，低低地) 病剛好，千萬別遭了涼。

伯 是，是，我知道。

華 (快慰地) 現在幸虧你痊愈了，不然真不知道怎麼好。前天你一病倒，母親就急得沒有主意。出門逃難，沒有人照料，伯和弟還要自己多多保重。

伯 (從心裏感激) 我這一點點小病，倒累伯母跟你操心，真叫我過意不去。(略頓，看土炕上) 伯母真辛苦了，你瞧她老人家一上炕，就睡着了。

華 你——你也早點休息吧。

伯 不要緊，不要緊。(四面看看，找話) 在這種小客店裏，油燈底下，大家隨便談談，也怪有意思的不是？

華 是。

伯 這回出門，路上又亂又難走，上船下車，種種麻煩，棣華姊不覺得太累嗎？

華 倒不覺得。就是處處要你照料，太苦了你，心裏實在不安。

伯 不，不。你這樣想，反倒叫我不安了。我們自小在一處長大的，不要彼此疏遠了纔好。

華 是。

伯 我老記得小時候我們天天在一處的光景，覺得那時候的日子過得真是快活，沒想到後來爹媽給我們定了親，反倒把我們分開，拉遠了。

華 (微笑着撚弄手帕，不知道怎麼回答)……

伯 分開了這許多年，看看二弟和娟表妹他們，差不多還是天天見面，有說有笑，我就禁不住常常想：棣華姊不知道怎麼樣了？將來我們見面的時候，不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？……沒想到現在會一起逃難到上海去。

華 是想不到。——我們離開北京，有十天了吧？

伯 對，該有十天了。

華 不知道還要多少天，我們纔能到上海？

伯 那難說，路遠着呢，這種亂荒荒的世道，走路是不能算日子的；運氣不好，還有種種意外。華 聽人說，這次逃難，路上給搶了行李的，一家子失散了的也不少。(情怯地)聽着也叫人寒心。

伯 (安慰)那不要緊，出事的也是少數。我反正一直在你身邊，我們一定可以平平安安地到上海。

華 但願這樣就好。

〔燈火青燐。遠處有敲更的梆子和鑼聲傳來。〕

〔兩情脈脈，互相注視了很久，棣華纔羞低了頭。〕

華 時候不早了，伯和弟安息吧。

伯 棣華姊先睡吧。

華 不，你先睡。多睡忽兒，明天纔經得起勞頓。

伯 (遲疑一下) 好，那我先睡下，你也就安息吧。
華 好。

〔伯和脫去長衫，上了炕。棣華背過身，還是低頭坐在燈下。〕

伯 (半晌，重複坐起) 棣華姊，你也該睡了，你看紙窗都破了，夜深了有風的，別受了涼。

華 我知道。(還是不動) 我累了就睡。

伯 不行，這樣你準得熬壞了。(揭開被走下來) 我還是外頭打盹去。

華 (站起) 不不，你別走！

伯 (想了想) 還是這樣好，我外間去。(他拿了長衫，決心出去)

〔棣華要追出去，又不好意思。她躊躇再四，終於去推白氏。〕

華 媽，媽，您醒醒，您醒醒。

白 (揉着眼睛坐起來) 怎麼啦？

華 我——(羞低了頭)

白 (笑起來) 你瞧你這孩子，叫醒了，又沒話說。

華 他——

白 (看炕那邊) 咦，伯和哪兒去了？

〔伯和在外間應着。〕

伯 我在這兒呢。(說了跑進來) 我睡在裏屋，棣華姊不肯睡，所以我還是避了出去。

白 這又何必呢！我們是在逃難，哪還講究這許多規矩！你快睡吧。(向棣華) 來，你靠着

睡。誰病了都不好啊。

〔伯和望着棣華，棣華低着頭，大家都不動。〕

白 咦，你們都怎麼了？（向伯和）你先睡下吧。我會叫她睡的。

伯 （想了想）那麼，我這樣睡吧。（他拿三張椅子排起來，拿條夾被，就要睡下）

白 這怎麼成！太不舒服了。

伯 不要緊，這樣好。（他和衣躺下）

白 （拉棣華上了炕，愛憐地）儘這麼孩子氣，媽在這兒呢，怕什麼！快睡吧，你不睡不要緊，別累得人家不安呀。（她按着女兒同時躺下去）

〔半晌。——打更聲清越地響過。——窗外的天空由暗藍漸轉魚肚白。〕

〔棣華重復坐起，盤腿坐在炕上。思潮起伏，喜惱各半。〕

〔伯和睡在夢中翻了個身，把夾被掀在半邊。〕

〔棣華想替他蓋好，又想叫醒白氏，遲疑不決。終於她下了炕，還是把自己的夾被拿到窗上掛着擋風。掛好了下來，又覺得不安，還是輕輕跑過去，替伯和拉上了被，又代他掖好了。〕

〔白氏醒了，坐起來看着她掖被。〕

〔棣華掖妥當，正要輕輕走回去——〕

白 喂，你再給他掖好點呀。

華 （沒想到）媽！（她又羞又窘，退了兩步，雙手掩着臉，跌坐在椅子上）

第三幕

四大灣于河邊，占舞臺大部地位的是一個停船的碼頭；臺前右角，沿着石級下來，停泊着棣華她們所僱的船。通過碼頭正面望去，只見帆檣林立，可以想像出沿河舳舻相接的擁擠情形。

棣華等自從逃難以來，一路備受苦辛，伯和李富又在幾天前半路失散了，祇剩母女兩個，打算循水路迷到德州，而偏偏白氏因為辛苦，再加受了驚嚇，病勢沉重，情形十分狼狽。

兩個難民，夫妻模樣，用包裹墊着坐在碼頭上。一個賣雞子的老人，擺着小攤，倚欄遙望。一邊立着的是五姐兒。

一個小販吆喚着走過。接着有兩個逃難人從碼頭正面登岸，一個空手，一個提籃，默然而去。

妻（頹然望着她的丈夫）車也僱不了，船也搭不上，怎麼辦？

夫有什麼辦法，聽天由命。

老人（望着遠處自言自語）這麼些逃難的船。（搖頭歎氣）噫！

五 老伯伯，您知道天津衛那邊到底怎麼樣了？

老人 還用提！鬧得不成樣子了。在數難逃！天津衛從明朝到現在，沒遭過兵劫，這回祇怕是免

不了的了，這一帶沿着運河下去，聽說也就是德州還太平。

妻 今兒眼看又走不成了，在這碼頭上乾等着幹嘍？

夫（懶懶的站起來）那麼先下店，住一宵再說吧。（夫婦同下）

老人 噫，逃難，逃難，家破人亡，這都是爲了什麼！

「一個船夫，拿着一桶漿糊，一把刷子，一張招貼，從岸上來。」

五 船老大回來了。那些招貼全貼出去了嗎？

船夫 街上全貼了。還剩一張，（四面望望）就貼在這碼頭上吧。（於是五姐兒幫着他，在一根

電桿上貼起來）

老人（跑過來看）「陳伯和君鑒：我等暫留西大灣子一號碼頭船上，日內卽由水路赴德州，務

請速來。切盼！張白」——尋人的招貼，是逃難失散的嗎？

五 可不是！母女倆，跟一個沒成親的姑爺，一個男傭人，一起逃出來的，到半道上，叫亂兵把

那姑爺跟男傭人衝散了。她們本來是路過八百戶，住在我店裏的，人生地不熟，臨走要我帶

她們去僱船，誰知道出了這岔子，我祇好一直送她們到這兒。太太一路逃難，本來就撐不住

了。再加受驚，一着急，就在路上躺了下來。

老人 哦，這可真合了那句老話：「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行船偏遇打頭風」。那位小姐怎麼辦？

五 這就苦了她！又是心疼失散的姑爺，又是急母親的病，雪上加霜，有眼淚也祇好往肚子裏

流。（跑近一步）難爲她那點孝心，前天還爲母親割了股呢。

老人（不勝景仰）喲，就憑這點孝心，她就上得「二十四孝」。兒女一割股，比什麼醫道都

靈，太太的病不礙事了。

船夫（貼了招貼，就在一邊抽煙，這時狡獪地站起來）噯，好累！又是病人，又是走失了人，見天儘幫着忙這個，忙那個，這買賣我可受不了啦。（從石級下船，進了後艙）

五 老伯伯，您聽聽那口氣。僱船的時候要足了價錢，這忽兒又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了。現在的人心怎麼那麼壞啊！

老人 天下是該亂了。你還沒有見過那些壞良心，趁火打劫的，不知有多少！

〔遠處有人叫：「喂，賣雞子的！」〕

老人（向發聲處）您要買雞子，來了，來了。（摺起小攤，下）

〔棣華輕輕推開船篷，從船艙出來，從石級上了碼頭。〕

五（迎上去）太太這忽兒怎麼樣？

華 還是混身像火燒，滿嘴的胡話，剛一閉眼，就亂夢顛倒的驚醒過來。現在又昏昏沈沈的睡着了。（心事重重）我真擔心，萬一她老人家有三長兩短……

五 您這是怎麼想的！就憑您這點孝心，閻王爺也不能隨便把太太請了去。

華 老天可憐，讓我母親快點好起來吧。五姐兒，這一次真虧了你，要不然我這麼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，怎麼得了！

五 出門人，大家幫個忙，沒說的！就是一層：我當初送你們出來，原說僱好了船就回去的，現在跑了這麼些路，這麼些日子，也沒法捎個信回去，我們五哥兒準當我出了什麼岔子。

華 那怎麼好呢？

五 不管他了，姑爺跟李富找着了，那是一天之喜，我也好放心回去了。要不嘍，我一準送你們到德州府，您放心。

華 多謝你，五姐兒。我們素不相識，難爲你這麼好心，我也不把你當外人，祇把你當我的姊姊。

五 (雙手合十) 阿彌陀佛，我的小姐，您可要折死我了。

華 別那麼說，五姐兒。我是從心裏感激你。我一肚子委曲，要沒有你，連吐一口氣的地方也沒有。

五 我明白，小姐。

華 你知道我一個人有多少心事啊！——陳家少爺失散了這許多天，也不知道他怎麼樣了？他是個文弱書生，哪兒喫過這種苦！(想到極處，異常疚心)也怪我自己不好，不該處處跟他疏遠；那天他要是跟我坐一輛車子，也不會失散了；他要是不失散，母親也許就不會生這場病。……想來想去，都是我害了他們。

五 別這麼想不開了，小姐，俗語說「船到橋門自然直」，儘擔心也沒有用。
〔船夫從船上上了碼頭。〕

船夫 小姐，您在這兒。我正想跟您回一聲：我這買賣不做了，您另外僱船吧。

華 (喫了一驚) 你怎麼說？

船夫 我在街上聽人說，這兒恐怕也要亂起來，我這船要回清宮莊，不去了！
華 可是這亂荒荒的世道，你叫我們什麼地方僱船去？

船夫 對不起，小姐，那是您的事。

華 那怎麼成！你行行好，辛苦一趟，我多加點錢吧。

船夫 加錢？（斜睨一下）老鼠尾巴上的癩子，有膿也不多。我看您另外想辦法的好！

五 （上前一步，戟指着他，大聲）喂！我問你，你是人是畜牲？

船夫 你這娘們，怎麼出口傷人。

五 你還算人！出錢坐船，公平交易，講好到德州的，你半道上拿橋，是什麼意思？人家孤單單的婦道，你想趁火打劫還怎麼着？

〔賣雞子的老人重上，站在一邊看。〕

船夫 這叫什麼話！我不能爲了賺幾個錢，去陪你們做礮灰啊。

五 放你的屁！你當初不知道我們僱船就爲的逃難嗎？

華 （委曲求全）五姐兒，咱們好好跟他說。

船夫 （詞窮理曲，直捷了當）隨便怎麼說，你們不能硬叫我做這買賣。

五 那你把人家撩在半道上怎麼辦？

船夫 （一白眼）我管得着嗎？

五 （逼近一步）病人也不管？

船夫 （橫着頭）我船上不能攔死人哪。

華 （過於刺心，幾乎失聲）喲！你怎麼——

五 （一把揪住他的前胸，指着他的鼻子）這話是你說的？

船夫 (出其不意，不知道她要怎麼樣) 怎麼？我說的！

〔五姐兒舉起她的大掌，啪的就是一個嘴巴，一把將他送的老遠。〕

〔棣華趕上去勸解，已經來不及。〕

船夫 (一手護着臉) 你打人！

五 我打人！

船夫 你怎麼不講理？

五 混小子 是人養的，你這忽兒喫了橄欖灰，回過味兒來了？我就要問你怎麼不講理？

船夫 (要想還手，看見她威風凜凜的樣子，不免有點忌憚，一轉念間——) 好，我不幹定了！

(向棣華) 你把銀子給了我，我這就把你們的行李搬上岸來。話說在頭裏，是你們先打了人，怪不了我。(說着就要下船去)

華 (真急了) 慢着，我求求你，千萬別這樣。——

船夫 不成，老子不幹了！

華 (一把拉住了他) 不不。我們沒有虧待你，你不能這麼待人的。(完全是懇求的聲調) 我們一家子，男的都失散了，我母親又病得這麼利害，你把我們撩在這兒，你想想叫我們怎麼辦？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你行行好，你行行好吧。

船夫 你們打了我，還要我行好！

華 (聲淚俱下) 你要怎麼樣，你自己說吧。你要多少錢都可以。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，你不能夠這樣不顧別人死活。

船夫 撒手！（猛然撇開，回身就走）

老人 （大聲）小姐，別睬他！

〔船夫應聲停住。〕

老人 別給他錢，讓他搬行李去。我兒子就是撐船的，現成的船（手一指），就在那邊停着，你們僱我的船好了。

船夫 （沒想到，趕回來）老頭兒，你懂船上的規矩不懂，有這麼半腰裏出來搶人買賣的？

老人 誰搶了？你自己不幹了還不許別人幹？

船夫 不成，沒有這個行規！

老人 人家愛僱誰的，就僱誰的，你管不着。

船夫 （立刻轉了風向，問棣華）你們要另外僱船也成，你得把到德州府的全份船錢算給我。

華 不是我們不要你，是你自己不幹的，怎麼又要全份的錢？

五 （忽然看見了誰，驚喜地）噯，小姐，您看誰來了？

〔此時急匆匆趕來一個人，對棣華搶步請了一個安，原來是李富。〕

富 小姐，小的可找着您了！

華 （喜不自勝）啊，李富！

富 （指船夫）這人怎麼回事，跟小姐在這裏囉嗦？

船夫 （見勢不對，急轉直下）沒什麼事，大爺。（向棣華）小姐，咱們別的也沒什麼說的，您擡一擡手，多給二兩銀子一天得了。今晚也許能開船，您先給點碎銀子，我去買點麵跟鹹菜罷。

五 混賬，要加那麼些錢？

華 （急於要跟李富說話）得了得了，就這麼辦吧。（給他銀子）你快買去。

〔船夫接着銀子要走。〕

老人 喂，你還是幹了，我的船怎麼樣？

船夫 你？去你媽的吧。呸！（啐了一口，訕訕而去）

老人 （笑着）你瞧那小子，我一說有船，他又急着要幹了。（向五姐兒跑近一步）其實我哪有

什麼屁的船！

五 您沒有船？

老人 我壓根兒就沒有，嚇唬嚇唬他罷了！這叫「死諸葛嚇退活司馬」。你說好玩不好玩！（大

笑着下）

華 快說，李富，你怎麼來的，少爺跟你一起來了？

富 小的也沒看見少爺啊。

華 （失望）哦，也沒看見。

富 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小的尋不見車子，又不見了少爺，就僱了一匹牲口往衛裏走，走到鐵路邊，有好些個洋兵，也不知道在幹嘛；小的只看了一看，那洋兵就是一槍，正好在我肩膀上擦過，我沒命跑了一陣，下客店養了幾天傷，一路往這兒來。今天剛到這地方，纔在大街上看見了招貼。親家太太呢？

華 她在船上，正病着呢。

富 親家太太病了，我快瞧瞧去。（走了兩步）小姐，小的剛在路上看見，有許多大師兄正往這兒開，眼見得這兒也要亂了，我們還得趕快動身纔好。

華 （心在別處，精神不屬地）我知道了。

〔李富由石級下了船。〕

〔樣華望着長天出神，淚不自覺地流下來，用手帕擦去了。〕

五 （走近她，輕輕地）小姐！——小姐！

華 嗯？

五 （爲難地）我有句話想跟您說。（略頓）現在姑少爺雖然沒找着，李富可是回來了，總算是恭喜，我也放了心。所以我想跟您說一聲，我也該回去了。

華 （依依地拉着她的手）五姐兒，你要走了？

五 我們在一起這麼些天，您又待我這麼好，我打心裏說，還真捨不得跟您分手。可是沒有法子，我要再不回去，我那五哥兒祇怕急瘋了。

華 我永遠記着你待我的好，今天不能報答你，下輩子也要報答你的。

五 唷，小姐，這是打哪兒說起！你們是在急難之中，我送你們一程，算得了什麼。多嚙太平了，您回北京，記着繞彎兒過八百戶讓我看您這好心腸的小姐就好了。我這就走，太太睡着，我不去驚動她了。

華 你就這麼走，你不帶東西？

五 我是空手來的。小姐，您多保重，我走了。

華 不，慢點兒。（她從身上取了一錠銀子）這銀子給你回去做盤川。

五 （推辭）我不要，走路得花錢，您自己留着花。

華 你走路也得花錢啊。收着吧。（把銀子塞在她手裏，又捋下一隻戒指）還有這戒指，你拿回去做個紀念。

五 （受寵若驚）唷，不成不成，我怎麼能拿你這麼貴重的東西！

華 這也算是我的一點心，你要是客氣，那就是不領我的情了。

五 （連連萬福）那我謝謝您啦，小姐。（拿着戒指，左看右看）這個金器，我們鄉莊上人家，連前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呢。

華 （淚眼婆娑，含愁低首）你快去吧，天晚了，不好走路。

五 小姐，您怎麼啦？別難受，自己保重。天爺可憐，姑少爺一定找得着的。（善意的叮囑）可是您這回可別再躲躲避避的了。別害臊，疼他點兒，您終久是他的人呀。

華 （拭淚）五姐兒，你別說了。

五 （不禁也拭起淚來）別想不開，太太的病就會好的。

華 （含淚點頭）……

五 出門人總是苦，自個兒當心身子。

華 （點頭）……

五 保佑你們一路順風，早到上海，夫妻早相會，早團圓！

華 （低下頭）你快走吧。

五 我走了。（輕輕歎口氣，下）

〔棣華目送着她，淚眼洶瀾。〕

〔船裏傳出白氏的呻吟聲，叫着棣華。〕

〔李富推開艙門。〕

富 小姐，您下船來，太太請您呢。

華 噢，來了。（揩乾眼淚，她下了船。船篷打開了，纔看見白氏擁衾躺在艙內。她俯身下去）
媽，您好點嗎？

白 辛苦！你拿被替我墊着，讓我起來坐坐。（棣華李富墊好被，扶她靠着）

華 （向李富）拉下篷吧，有風。

白 （虛弱地）開着吧，我也悶够了，透透風。

華 好，我給您搥搥吧。（她輕輕地替母親搥起來）

白 棣華，我病了這些時候，都虧了你。

華 媽，您別多想，靜靜將息吧。

白 將息什麼，我知道我這病是不會好的了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也不要太傷心。也別太想着姑爺。姑爺是男人家，不會出什麼岔子的。

華 （涕泣而道）媽，我們從北京千辛萬苦逃出來，沒想到會出這許多事。您又病成了這樣。您要萬一有個山高水低，我情願跟您一塊兒去了。

白 千萬別這麼想，棣華，你還有父親，還有姑爺，還有公婆呢。你身輩上還有許多事，你要好

好保重，不然我死了也不安心的！

華（哭起來）媽呀！

白我死了，別的沒有什麼，就是孤單單的把你撇在半道上，叫你怎麼好！

〔岸上爆發一陣槍聲。黑煙衝天，火光隨之而起。〕

〔難民三四，自岸上奔來，嚷着：「糟了！糟了！快開船，快開船！」一面向正面碼頭跳下船去。〕

〔許多桅桿跟篙子都移動起來。亂成一片。〕

白（瞿然驚起）什麼？（看了看天上的紅光，就暈厥了過去）

華（極叫）媽，媽！

富親家太太，親家太太！

〔白氏死了。〕

〔棣華伏屍大哭。〕

〔岸上鑼聲大振，同時夾着吶喊聲，哭叫聲。〕

〔船夫飛奔而來，由石級上一躍下船。〕

船夫 不得了，大師兄在燒教堂了，快開船！（迅捷地解纜，拔起篙子）

〔燈光轉暗。〕

〔燈光復明，火光依然熾烈，時已深夜，火花中可見星斗閃爍。〕

〔船都開走了，碼頭上空空落落，一片荒涼。〕

〔難民數人，男女都有，提着包裹箱籠，大家擁過來。其中有伯和，還有一個叫做辛述懷的機伶漢子。〕

難民甲（向江上遙望）糟了，一隻船也沒有了。

難民乙·丙（絕望地）完了，完了！（大家站着發怔）

〔伯和疲倦地坐在電桿下，上面正是尋他的招貼。辛述懷坐在他旁邊。〕

辛述懷（以下簡稱辛）（向伯）陳先生，走不動了嗎？

〔伯和倦怠地搖頭。〕

辛 年輕輕的，怎麼那麼差勁，逃逃難有什麼關係！你瞧瞧我辛述懷，歎過一口氣沒有？我告訴你，天下越亂越好，越是亂，越是有翻身的機會！

〔兩個難民，就是開幕出現過的一對夫妻，男的扶着女的，踉蹌而來，女的走了幾步，頹然倒下。〕

夫（俯下身去，驚叫）啊，血！（他張惶四顧，急不暇擇地撕下電桿上的大半張招貼，就給她

抹血）

難民甲（忽然）不對，大師兄來了。

〔衆人大亂，四散逃竄。〕

〔辛述懷一把拉着伯和從石級下來，閃過一邊，躲了起來。〕

〔那夫妻兩不及逃，一羣頭包紅巾，舞槍弄棒的義和團呼嘯而上。〕

義和團（亂哄哄地叫罵着）燒教堂，燒鐵路，殺毛子！

義和團之一（一把拉起男的）你是誰？

夫（戰慄無人色）我——我是逃難的。

義和團之一（踢踢女的）她是誰？

夫 我女人，她——她快死了。

義和團之一 你們怎麼不跪接我們？——你們是二毛子。

夫 （跪下，連連叩頭）饒命，大師兄饒命！

義和團之一 （向同伙）帶着走！（亂鬩鬩的拖着男女二人下，男女號叫聲慘不忍聞）

〔伯和跟辛述懷爬上碼頭。〕

伯 （額汗涔涔）好險哪！

辛 （望着）他們去了。（一擡頭看見了招貼）「陳伯和鑒，——」（向伯和）你看？

伯 什麼？（趕過去看，祇見是撕殘了的招貼，除了「陳伯和鑒」四個大字，別的什麼都沒有）

辛 底下給人撕掉了！準是你丈母娘尋你的招貼。

伯 （激動地到欄干邊一看，然後頹然走回來）我的棣華姊！我哪兒找你們去？我哪兒找你們

去！（他低頭躡足到一邊，出神地坐在箱子上）

辛 別洩氣了。好看的女人要多少，你還怕沒老婆啊。一個人最怕的是沒有錢，有了錢，什麼事

情都好辦。你懂嗎？陳先生！

伯 （喪氣地不住搖頭）……

辛 （發現了伯和坐着的箱子）咦，你屁股底下的是什麼？

伯 （茫然）什麼？

辛 （跑近去）你坐着的。

伯 （站起來，低頭一看）啊，兩隻皮箱。

辛 (驚喜) 可不是皮箱！準是逃難船上落下的。快打開來看！

伯 (不放手) 人家的箱子，我們怎麼隨便開？

辛 怕什麼，開！

〔辛述懷把鎖扭斷，一開箱子，儘是金光閃閃的東西。〕

〔伯和拿起兩三根金條，驚異地看着。〕

伯 喲，那麼多金條！

辛 (亂翻亂檢，像發了瘋) 還有珍珠！還有寶石！還有這麼些金銀首飾！

伯 (猛然蓋上箱子) 全是貴重東西，快鎖起來，想辦法還人家。

辛 (激動) 還人家？你發瘋了！這是我們的！是你的，是我的，你明白嗎？傻瓜蛋！(仰天狂笑了一陣) 我們行了，我們發財了。(一拍伯和的肩) 你要女人，就在這箱子裏，這够你娶一百個姨太太！你明白嗎？啊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——幕——

第四幕

第一場

第三年的初春——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辛丑年的後一年。因為義和團事件，釀成了八國聯軍之役，於是京津淪胥，兩宮西狩，而終以滿紙酸辛的「辛丑條約」作結。大局既定，又復熙熙攘攘，現出一片末世的太平。

棣華自從伯和失散，白氏棄養以後，輾轉來到上海，已將一年有半。這裏是張鶴亭在上海的公館，老式洋房裏的一間書房，佈置講究，頗有些書畫古玩之屬。

時當午後，春寒猶厲。棣華低首兀坐，就着窗前的光，在繡一個荷包。時而仰首遙望窗外出神。丫頭海棠帶着棣華的六歲的異母弟——就是鶴亭的姨娘所出的狗兒，在一邊結風箏上的引線。

弄堂裏傳來一串溫軟的蘇州小姑娘的賣花聲。

海棠（以下簡稱棠）是春天了，弄堂裏都有賣玉蘭的了。

華（出神地）嗯，是春天了。

棠（舉起三來算了一下）小姐，您來上海一年多了吧？您在北京，大房大院住慣了的，在這兒住得慣嗎？

華我自己的家裏，當然住得慣。

狗兒 (以下簡稱狗) (跑到棣華身邊) 姊姊，姊姊，你是北京逃難來的？

華 是啊。

狗 北京好玩兒嗎？

華 好玩兒。

狗 逃難好玩兒嗎？

棠 你瞧你，說着說着就說傻話了。

狗 (想了想，又問) 姊姊，姊夫怎麼不來上海呢？

華 (羞澀地) 他不來。

狗 (橫了橫頭) 他不來，——他死了嗎？

華 (喫了一驚) 死——了！

棠 小孩子，越說越不像話了！(把他拉回來) 你再胡說八道，姊姊要罵你了。

狗 (自負) 姊姊不罵，姊姊疼狗兒。

〔棣華卻勾起傷心，終於落下淚來。〕

棠 你瞧！(輕輕地在他頭上打了一下) 姊姊都叫你惹哭了。(推着他) 快過去給姊姊賠個禮去。

狗 (過去看看，看見棣華正在流淚) 咦，真哭了？(拍起手來) 姊姊不害臊，姊姊掛燈籠囉。

棠 小少爺，你真要挨打了。(向外一看) 好，奶奶來了！

〔姨娘滿臉喜色，自外進來。她沒有定見，是一類毫無個性的凡庸婦人。處事令人有過分熱心的感覺，底子卻是很厚道的。〕

「樣華趕快拭乾眼淚，強笑相迎。」

狗 (蹦蹦跳跳，投入姨娘懷裏) 媽媽，姊姊不害臊，姊姊掛燈籠囉！

姨娘 (以下簡稱姨) 跑開，淘氣孩子，胡說八道的，你怎麼一點規矩不懂！

「狗兒鼓着嘴跑了開去。」

姨 (含笑) 你這個姊姊也太好了，連狗兒也逗你。下回再胡鬧，你打他幾下，看他再敢不敢。

華 弟弟還小呢，他懂什麼！

姨 可是我的大小姐，你再也不用難受了，我這兒特爲來給你報個喜訊。

華 (期待) 喜訊？

姨 天大的喜訊，你爲他流了一年多眼淚的人兒，有了消息了。

棠 (不懂) 誰有消息了？

華 (情不自禁地捉住姨娘的手) 真的，好姨娘？

姨 自然真的，誰還騙你！

華 他現在哪兒？

姨 別着急，你聽我說。我還不十分仔細，這是剛纔金根打店裏回來告訴我的，說他聽店裏的人

說，姑爺已經有了下落，你父親託開鴉片煙館的卜書銘去找去了。

棠 (這纔弄得清楚，驚喜非常) 啊，姑爺找到了。(回身叫着) 小少爺！(四面一看，原來狗

兒正站在椅子上，捧着個宣德爐玩兒，她招着手) 快下來，給姊姊恭喜恭喜，姊夫要來了。

狗 (高興得在椅子上跳起來) 姊夫來了，姊夫來了！

姨 唷！（驚叫一聲，趕快過去搶下了香爐）你這個孩子，差點沒惹亂子！（向海棠）你怎麼也
不管他？你不知道這宣德爐是老爺剛花了八百兩銀子買的古董，拿它當寶貝一樣，摔壞了，
還得了！

棠 快下來！（抱下狗兒，解嘲地）姑爺找着了，老爺一開心，還在乎一個香爐啊。

姨 廢話，快帶他出去玩兒去，別儘在這兒攪和。

棠 走，小少爺，我帶你外頭放鷓子去。（挈狗兒下。臨到門口，又回過身來）小姐，恭喜您啊。

〔棣華羞得回過身子去。〕

姨 （憐惜地）大小姐，現在你該笑一笑了吧，可憐，這一年多總算把你苦够了。當着人面前，
你還裝個快活人兒，沒心沒事；可是我知道，你背地裏流的眼淚，少說一點，也有一大盆，
要是積了起來，可以給姑爺洗個澡了。

華 （又羞又喜，人像是活潑了許多，變成了一個小姑娘了）姨娘，您笑話我！

姨 我不笑話你，我也開心啊。我想姑爺今天也許會來，我已經吩咐金根，人要是到了，我們就
叫一檯上等的酒席去。（愛憐地摸摸她的面頰，代她理理頭髮）這些日子你更清瘦了，姑爺
要是看見了準得心疼，一忽兒你也上樓打扮打扮去。你們自小相熟，這回又經過了這許多患
難，總該見一見面的。

華 （欣喜地）姨娘。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）我覺得有點奇怪，他到了上海，怎麼不就來找爹
呢？（狐疑）難道他有什麼不好見爹的？

姨 別多疑心了。我從前老勸你說，不要緊，不要緊的，你總不信。現在可不是好好兒的給找到

了？

〔張鶴亭上。他是個通情達理的生意人，看上去卻略覺古板些。他怒氣沖沖，顯然受了什麼刺激。

張鶴亭 (以下簡稱鶴) (低低罵着進來) 荒唐，荒唐！(正要對姨娘說話，看見棣華，突然忍住了)

姨 (因爲高興，毫不理會他的神情) 老爺，你快告訴我，姑爺找着了嗎？

鶴 (隱忍) 找着了。

姨 人到了嗎？

鶴 到了。

姨 (興奮之極) 喲，那怎麼不請進來？(忙亂地) 怎麼好，我們一點沒預備。(要走) 我快叫傭人預備點心去。(又回來，一把拉着棣華) 快換衣服去，別叫姑爺看了笑話。

鶴 (阻止) 不必不必，棣華先不用見他。

華 (順從地) 是，爹。

姨 (一片熱忱) 喲，我的老爺子，你怎麼那麼古板！大家失散了一年多，音訊全無，不用說我們大小姐流了多少眼淚；人家姑爺也該想壞了。劫後重逢，是一天之喜，怎麼能不讓他們倆口子見一面？

鶴 (難言之隱) 你不懂這個道理。

華 姨娘，我還是不要見他吧。人找着了，我也放了心了。

姨 不，老爺。平常我們什麼事都聽着你，可是這件事，你也得代女兒想想，你們男人家，真是

的，講了禮數，連人情都不講了。大小姐跟姑爺一起逃過難，也是共過患難的，見見要什麼緊！

鶴 你這個人，簡直跟你說不清。（忍不住了）你知道，陳家那個畜生，他荒唐透了！

華 （喫驚，低低地）荒唐？

姨 （莫明其妙）他怎麼了？

鶴 他一直在上海，就躲着不來見我。

姨 （疑信參半）那爲了什麼？

鶴 （氣沖沖地）爲什麼？你一忽兒就知道了。（向棣華）這種事真是連做夢都想不到的。我怕你傷心，本來是想先瞞着你，可是事到如今，也沒有辦法了。伯和現在外頭，我就叫他進來，大家先見見，我來問問他的經過吧。

華 （滿腹憂懼，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）是。請爹作主好了。

鶴 （歎了口長氣）噫！（向外）金根！

〔僕人金根上。〕

金根 （以下簡稱金）老爺。

鶴 你請——請卜先生他們進來吧。

金 是。（下）

鶴 （向棣華和姨娘）一個人會變到那樣，真是說出來都不相信。我一看見他，簡直都不認識了。

〔爲一種迫切的好奇心所驅使，棣華和姨娘不安地等待着。〕

〔外面進來了一團和氣的卜書銘。〕

卜書銘 (以下簡稱卜) (一進門口，連連拱手) 張老板。哦，奶奶跟小姐都在這兒。

鶴伯和他——

卜 就在後面，就在後面。(他向外面笑嘻嘻地招招手) 請進來吧。(覺得不好招呼) 陳——陳先生。

〔伯和進來了。潦倒猥瑣，煙容滿面，完全換了一個人。穿一件破襤的竹布長衫，十分瑟縮。一進來就賊頭賊腦，四處張望。〕

〔棣華「啊」了一聲，因為過分的驚訝，不覺向後倒退了一步，她用手在茶几上支撐了自己。〕

〔姨娘驚呆了。〕

〔大家都僵化一樣地默了長長的一晌。〕

伯 (尷尬地) 這，這位是姨娘吧。(訕訕地行了禮，又向棣華) 棣華姊。

鶴 (當着卜書銘不好發火，極生硬地) 罷了，罷了。

伯 (沒話找話) 伯父府上——府上都好？

鶴 (勉強) 唔，好。

〔金根上，獻茶，卽下。〕

鶴 (情勢甚窘，於是轉向書銘) 真是費心得很，要你勞駕去找他。

卜 哪裏哪裏！陳——陳先生從前差不多天天到我小店裏，(用手作成抽鴉片的姿式) 玩兒兩口。最近纔不大見他了。當初我不知道是令婿，要是早聽見說起，我早就給您找來了。

鶴 唔。（意在言外）我找了他一年多，差不多託人南邊北邊都找遍了，就沒想到你店裏去找他。

卜 （連聲啫啫）是，是，是。（知趣地站起來）我告辭了。你們——噯，你們丈人女婿談談吧。（又是打拱作揖地退出去）

鶴 你坐下吧。（試探地）你是幾時到的上海？

伯 （撒謊）是去年冬天，噢，不，是秋天。

鶴 （釘一句）是去年嗎？

伯 （知道不對，趕快改正）噢噢，也許是前年。

鶴 你是知道我的住址的，到了上海，怎麼也不來見我？

伯 （歎了口氣）伯父，我不好來見您哪。（裝模作樣）您瞧瞧我這個德行！我是書香人家的子弟，您這兒是上海的體面人家，怎麼能來見您。我一到上海，就急着要來，可是我一看自己的模樣兒，我就對自己說：慚愧呀，陳伯和，你怎麼好去丟你丈人家的臉！

鶴 （見他撒謊，異常反感）那你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的？

伯 （信口胡吹）一言難盡。伯父，您不知道逃難人的苦啊。（說說站起來）自從我跟伯母棣華姊她們失散以後，孤苦零丁，舉目無親，逃到了天津，天津正好亂起來，東逃西躲，又給洋兵打了一槍，找到一家藥鋪子，人全逃空了的，我一個人躲起來養傷，要喫沒的喫，要喝沒的喝，就拿那些熟地黃精充飢，把烏梅含在嘴解渴，後來慢慢傷好了，錢也用完了，一路到上海，這不——不就流落了嗎？我在上海東找事，西找事，滿想找到了好差使，體面點兒，

再來見您。可是我既無朋友，又無——

鶴 (耐不住了，截住了他) 得了得了，你別跟我胡吹了吧。你在逃難的時候，檢到了幾大箱的金銀珠寶，發了一筆橫財，你怎麼不說？

伯 我——我——(語塞)

鶴 (逼進一步) 你發了財，跟一個叫什麼辛述懷的到了上海，花天酒地，喫喝嫖賭，闊得了不得，你怎麼不說？

伯 (祇索抵賴) 哪有這種事！

鶴 沒有？去年五月，你娶了一個妓女，叫做金如玉的，後來沒過幾個月，金如玉就背着你逃跑，臨走把你的錢財捲了個精光，也沒有這回事？

伯 (狼狽) 那——那——

鶴 你幹的好事情，你當人全不知道？要不是那個妓女坑了你，你還快活得很呢。

伯 (拆穿了西洋鏡，大不開心) 您全知道了？(雙手一攤，低低啜咕了一句) 這不結了嗎？

〔如冷水澆背，如天雷擊頂，如萬箭攢心：棣華睜大眼睛默聽，聽，聽到後來，終於低低地叫了一個字：「天！」低下頭，任眼淚泉水一樣湧出來。最後她終於站起身，就要往裏走。〕

姨 站起來一把扶住) 大小姐，你怎麼了？

華 (隱忍) 沒有什麼，我頭疼，想裏頭歇息去。(要哭出來了，她趕快掩着面，逃避似的出去。姨在後頭跟着)

鶴 (指着棣華) 你瞧瞧，我做父親的都覺得對不起她。……(半晌，沈痛地) 別的且不管，你

年紀輕輕，爲什麼又抽了鴉片煙？我一提這兩個字都恨如切骨。你難道不知道一抽上這一個，一輩子就毀了嗎？

伯（十分斬截）我並不抽鴉片啊。

鶴你不抽？

伯我抽幾口，不過玩兒玩兒罷了，並沒有癮。（不料還沒有吹完牛，自己一提醒，就打了個呵欠，煙癮大發起來）

鶴（氣極）你瞧你，還說沒有癮！

伯有癮——也不大。（又是一個呵欠，連連用手擦鼻涕）

鶴（冷笑）哼，你也不用賴了。你拿鏡子照照，你那樣子還能瞞人！

伯（頻頻揩鼻涕）我——我大概是少穿了衣服，着了涼了。

〔鶴亭無可如何地站起來，踱了幾步，不知道怎麼勸說他纔好。伯和趁機會趕快背過身子，從口袋裏掏出一點煙灰吞了，呷口茶送下去，啞啞嘴，十分舒服。〕

鶴（站定了，氣平了一點）你出來了一年多，家裏也不通個信息？

伯（趕快回身，向着丈人峯）不，也有信息的。

鶴那你知道你府上的事了吧？

伯（瞪然）那，那倒不大清楚。

鶴（佛然）我看你小時候倒還老成，怎麼現在學會了信口胡說！我看你還是懵懵懂懂的，你父母都不在世了，你知道嗎？

伯（也不免有些驚悼的意思）都不在了，這是幾時的事？

鶴兩位老人家都是八國聯軍進北京那年遭的難，死的很慘，你就沒聽說？

伯啊，爹媽！（很自然地流下眼淚，撩起裏襟來擦着）

鶴你弟弟仲靄，一向在陝西孫觀察手下辦事，境況很好，孫觀察很看得起他，一意要把小姐許配給他，他因為從小定了親，婉言謝絕了。新近來信說就要來上海。這些事，你當然不知道了？

伯我，我不知道。

鶴（無可奈何）瞧你，連自己父母兄弟的事全不知道，就曉得你那種昏天黑地的程度了。（向內）海棠！

〔海棠在內室答應着進來。〕

鶴你帶姑少爺到廂房裏，跟奶奶拿一件我的棉袍，給他換上。

棠姑少爺？（茫然四顧，祇有伯和一個，她不相信這個人會是姑少爺；又把眼光疑問地轉向鶴亭，似乎在祈望他的解答）

鶴（明白她的疑問，不愉快地）豈着做什麼，還不帶姑少爺走！

棠是啦，老爺。（始終懷疑，卻終於向伯和點了點頭，嫌憎地，避得遠遠地帶着他往外走）

〔鶴亭望着他出去，不自禁地搖頭歎息。〕

〔棣華上，她滿臉愁苦，下了什麼決心似地，一直走向鶴亭。〕

鶴（抱歉地看着他的女兒）你看看他那個樣子。我簡直沒有主意了。（躊躇萬分）這怎麼辦呢？

華 我正有話要跟爹說，求爹先饒恕了女兒。

鶴 在自己父親面前，有什麼不好說的，你儘管說好了。

華 女兒自小唸書，不是不懂得羞恥，可是現在伯和變到這樣，叫我怎麼安得下這心，所以我剛纔想了半天，決定不避嫌疑，請父親答應我跟他——（羞澀地低下了頭）

鶴 怎麼樣，你說？

華 （決心說出）我想請父親答應，讓我一個人勸勸他。兒女之情，人總是有的，他看女兒誠心，也許能從此改過。

鶴 那也不算什麼，你就跟他談談好了。（苦思熟慮）我看他的心已經野了，還是讓他先在這兒住下來，溫理溫理舊業，收收心，也許洗心革面，重新做個像樣的人。你看好嗎？

華 爹祇當疼女兒。

鶴 他還抽上了煙，一住下來，就讓他把煙戒了。

華 那是最好，不過——（難於出口，不覺為難）

鶴 你倒是說呀。

華 聽說戒煙戒得不好，要戒出病來的。爹最好請個大夫同時給他調理。

鶴 那容易。請彭伴漁彭伯父每天出診的時候，到這兒來一趟好了。（為着女兒的癡心，他從煩惱中展出一線笑容）你放心，做父親的，決不難為他。我現在就給彭大夫送個信去，伯和就來了，你勸勸他吧。

〔鶴亭出去了，這裏留下了棣華一個。她的心頓時亂起來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。一忽兒覺心跳得

利害，用手按着胸，臉燒得利害，又去按着臉。

「終於海棠帶着伯和進來了。他換了一件棉袍，因為不稱身，形容極爲可笑。夫婦相對，形成十分尷尬的局面。」

「海棠看了這情形，默默地退了出去。」

華（躊躇了半天）自從我們失散了，累你喫了許多苦，受了許多委屈，我覺得對不起你。

伯（訕訕地）那——那是我對不起你。

華不要那麼說。——許久沒見你，你清瘦多了，一向身子都好？

伯（不免有點羞愧，卻還是訕訕地）唔，還好。

華我們失散了這麼久，我一直都在惦記你，今天見了面，我這心總算放了。家父是急性子，心直口快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

伯我——我不介意。

華那就好了。（婉勸）過去的事不必提了。我們都還年輕，祇望你以後不要太糟蹋了身子。

伯（耐不住了）得了吧，這種年月，過一天算一天。（不覺引起來許多牢騷）一個人誰知道明天怎麼樣。你今天有錢，穿的漂亮，住的講究，喫的舒服，玩兒的痛快淋漓，誰保得定明天不摔個跟斗，忽然窮的精光，喫喝玩樂全沒你的份，祇好一拉下臉，去當馬路觀察，伸手大將軍！（憤恨地）誰都可以對你瞪眼，瞧不起你。

華不，伯和弟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你千萬別誤會。我不過勸你保重點兒。

伯我有什麼好保重的？（下結論）我現在抱定一個宗旨：得過且過。——不能想嚙，一想從

前，坐着馬車去跳黃浦還來不及。

華（呆了半晌，祇好掉過來）剛纔爹的意思，是想請你先住在這兒，溫理溫理舊業，將來也好有個上進。你要是覺得住着不舒服，有什麼不週到的地方，儘管跟爹說。你不是外人，千萬別攔在心裏。

伯（隨口敷衍）那不要緊，那不要緊，我反正水門汀都躺過了，哪兒都能住。

華爹還說，請你把煙戒了。

伯（不樂意）你爹要我戒煙？

華爹也是一片好意。你要是覺得戒的不大舒服，儘管慢慢的來，不要太性急，傷了身體。

伯我說在頭裏，我這兩口煙，可是一輩子也戒不掉了。

華（又驚呆了，祇得陪着笑）那，那也不要緊。不過爹最恨這個。你要是不願意，就暫時戒這麼幾個月，讓爹看看，安慰安慰就成了。

伯（斬釘截鐵）不成，幾天也不成！哪怕閻王爺叫我老子活過來，我這兩口煙是性命，不能戒的。（振振有詞）我什麼都沒了，剩下的就是這個，要是連這個也戒了，我還能活嗎？

華（十分爲難）那麼——那麼先試着戒戒，等我們將來成了禮，你再喫吧。到時候無論怎麼樣，我再也不攔你了。

伯成禮？你看着，（比着）我就是兩個肩胛扛個頭，拿什麼成禮？我是打算定了，這日子能過就過，過不了，拉倒！（見棣華要說話，用手止住她）你不用擔心，我不連累你。我現在窮了，好日子過完了，也不想有什麼指望了。你趁早告訴你爹，另外嫁人去。

華（不勝錯愕）什麼，你讓我嫁人？

伯 不嫁人，你還爲我守活寡嗎？

華（痛苦地）你想到哪兒去了，伯和弟？我真想不到，你會變成了這樣——（痛苦地低下頭，再也說不出話來）

〔海棠送點心上。〕

棠 姑少爺，請用點心。（獻上點心，向棣華做手勢，叫她出去，然後自下）

〔伯和也不客氣，低頭大嚼起來。棣華看了看他，滿腹心事，淒然而去。〕

〔看見人去了，伯和狼吞虎嚥地喫着點心，喫到一半，連連打呵欠，煙癮又發了。摸口袋，空空如也。於是他賊頭賊腦，四面張望，看見水煙筒，拿起來要吸；因爲找洋火，一眼看見了宣德爐。〕

伯（拿起來看，自言自語）宣德爐。（看看有沒有人）對不起，煙癮來了，先借來用用再說。

（急忙揣在懷裏，還在東張西望的時候，外面傳來脚步声，他慌慌張張，逃了出去）

〔鶴亭，姨娘，棣華，狗兒四人同上。〕

鶴（納悶）咦，人呢？

華 剛纔還在的。

鶴 奇怪，哪兒去了？（向外）金根，金根！

〔金根上。〕

鶴 你看見姑少爺了沒有？

金 剛出去。

姨 你就連留一留客人也不懂？

金 姑爺急匆匆出來，捧着個肚子，說他肚子疼，小的還沒來得及留他，他一溜煙跑了出去，追也追不上了。

鶴 （望着棣華，莫明其妙）這個人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〔女僕王媽上。〕

王媽 （以下簡稱王）老爺，有位姓陳的少爺要見您。

姨 （疑惑）姓陳，莫非又回來了？

鶴 請他進來吧。

〔王媽下。〕

〔接着進來了仲鶴。他衣著體面，氣度不凡，一進來就對鶴亭等衆人行禮。〕

鶴 （不勝欣慰）仲鶴，想不到是你。幾時到上海的？

仲 因爲急着想見您，剛下了火車，就趕到府上來了。想不到北京一別，有了這許多的變故。

（微微歎喟，向棣華）棣華姊，您一向好？

華 多謝二弟，我很好。

鶴 （慨乎言之）今天正遇着一件叫人喪氣的事，現在看見你，心裏纔得到寬慰，覺得人生到底還有點意思。年輕人像你這樣，總算難得了。——這次是直接從陝西來的嗎？

仲 不，是從北京來的。我這次回南邊，有兩件大事要辦。一件是先父母的後事，現在靈柩已經從北京運到上海，不久預備運到廣東故鄉，這也是一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的意思。還有一

件，就是明天動身到蘇州去，把我跟娟表妹的親事辦一辦。

鶴 哦，就要請我們喝喜酒了。日子定了嗎？

仲 還沒有定。這一年多，我跟姑父他們從來沒有通過消息，還得問問他們纔定呢。伯父到上海以後，跟姑父見過面嗎？

鶴 從來沒見過，也沒有消息。

仲 (向隸華) 這次到北京，想不到遇見了吳老師，他老人家還是那麼精神抖擻的，幾天之內，也要來上海，他說還要來看你呢。

華 喲，那怎麼敢當！

仲 這次辦的事都還算順利。現在我祇有一樁心事，就是家兄伯和一直沒有消息。

鶴 伯和倒是找着了，剛纔就在這兒，跟你先後祇差一步。

仲 啊，那我趕快找他去。

鶴 他沒有一定住處，很難找的，說起來話太長，坐着談吧。(向大家) 大家坐，大家坐。

〔大家剛坐下，姨娘忽然發現宣德爐失了蹤。〕

姨 (失聲) 啊，這兒的宣德爐怎麼不見了？剛纔還在這兒的。

鶴 (站起) 宣德爐丟了。(想了想，痛心) 別是那不長進的東西偷的！

姨 算來怕也就是他了。

仲 (也站起來，迷惑) 是誰，這麼下流？

華 爹！(祇叫得一聲，就掩面痛哭起來)

第二場

離前場約一個月，依然在張家書房裏。

座上坐着吳老師，仲鶴和鶴亭。吳老師正在談論着什麼，頗有點感慨無窮的樣子。

吳 自從前年義和團鬧事，八國聯軍攻破北京，兩宮西狩，直到去年，賠款訂約，大亂雖然平了，可是國事日非，無論朝野之間，怪現象層出不窮，就連我這一把年紀的人，也覺得越看越新鮮了。（略頓）這次回到南邊，真是萬念俱灰，一心祇想看看我從前教過的幾個學生，看看後輩的情形，誰知他們又有這麼多的變故。（微喟，向鶴亭）鶴翁，伯和後來又怎麼樣？

仲 後來家兄又來過這兒沒有？

鶴 別提了。一個人要變起來，簡直沒有法子收拾。那次他走了以後，好容易再託人把他找了來，住在這兒，我陪他去洗澡，理髮，換了衣服，又請彭大夫給他戒煙，只望他從此改過自新，調理好了身子，好做個像模像樣的人；誰知道他心已經野慣了，纔住了三天，就不耐煩，又偷偷地溜了。

仲 他又走了？

鶴 又走了，並且臨走又偷了東西出去。我又派人去找，找了兩天，纔找回來。東西自然是賣

了；身上的衣服也當了，連當票都給賣了。我跟棣華苦苦勸了他半天，再讓他住下來，誰知道還不到兩天，就又犯了老毛病。你們說氣人不氣人？

仲（頓足）大哥怎麼那麼糊塗！

鶴 你去了一次蘇州，伯和找回來又逃出去，已經是四次了。這次出去，四處打聽，找了一個多禮拜，還是沒有消息。要依我的性子，我是無論怎麼樣也不再管他的了；不過看看棣華實在可憐，她又癡情，一心一意祇望伯和能改好。（痛苦地）老師，你替我想想，遇到了這種情形，還有什麼辦法？

吳（歎一口氣）噫！沒有辦法，沒有辦法！

鶴 一看見仲靄，我心裏就更難受，一樣的兄弟，爲什麼——（一肚子鬱塞，再也說不下去，略頓，關切地向着仲靄）仲靄，倒說，你到蘇州去迎親，怎麼樣了？

仲（痛苦）您還是不要問的好。

鶴（驚訝地）爲什麼？

〔仲靄不語。〕

吳（代爲回答）都是想不到的事，他到蘇州，壓根兒就沒見着娟娟他們。

鶴 沒見着？怎麼回事？

仲（似乎在搜索那意外的煩苦，沈默了半晌纔說話）我按地址找到姑丈家，誰知道他們早搬得不知去向了。

鶴 唔，他們搬了？怪道樂天到了南邊，一直沒有消息，你聽說他們搬到哪兒去了沒有？

仲 打聽四鄰，全說不知道，曲裏拐彎找了幾個有關係的地方，也都打聽不出來。有人說我姑丈從北京逃難出來，就遇着了洋兵攻鐵路，姑父姑母都遭了難，根本就沒回蘇州。又有人說姑父是逃難死的；姑母帶着表妹到了蘇州，憂憂鬱鬱地，不久就生病故去了，祇剩下表妹一個，孤苦零丁，後來就到上海投奔了一個遠房的本家……

吳 你沒有打聽出那本家是誰？

仲 打聽不出來。（摹想着當時的苦悶）我一個人住在蘇州旅館裏住了二十來天，每天就像發了瘋似的，在大街小巷亂串，我想也許湊巧會遇見我表妹，可是連半個影子也沒有！

鶴 天太不公平了！怎麼會有這種事？

吳 （安慰）你也不用着急，還是慢慢尋訪吧，我看你可以先在報上登個尋人的廣告——

仲 （悲痛地）太意外了，什麼都是想不到的。自從父母去世，這世上跟我最親近的人，也就剩了大哥跟表妹兩個。我一直惦記大哥，不想他竟會變成這樣；我一直想着娟娟，幾年來爲她刻苦，爲她用盡了心，沒想到我千里迢迢從陝西趕來迎親的結果會是這樣。

〔彼此掉頭唏噓，半晌的沈默。〕

吳 我從來不相信「命」這一個字，可是一個人的際遇，總是那麼奇奇怪怪，如意的事少，不如意的事多，有時想想也難怪有許多人灰心，覺得人生太沒有意思。

鶴 （感慨無量）噫！

〔金根上，恭恭敬敬地垂手站着。〕

金 廳裏開好飯了，請老爺們用飯吧。

鶴 請吧，老師。家常便飯，不恭敬得很。
吳 哪裏哪裏，咱們還用得着客氣。

〔鶴亭，吳老師，仲霽全下。〕

〔金根正要下，海棠拿茶盤上來收拾茶具。〕

金 海棠，你瞧見陳家二少爺了嗎？

棠 瞧見了，怎麼樣？

金 那纔像個人物，像個官宦人家的子弟啊。我們那位姑爺，什麼東西！人養了狗，還知道跟人搖搖尾巴呢，好好把他請來了，給他穿好的，喫好的，祖宗一樣供着他，臨了還不聲不響地偷了東西溜走。

棠 苦的不過是我們小姐，可憐這麼個好姑娘！

〔棣華跟姨娘正好進來。〕

金 (沒有看見她們，繼續罵着) 我就奇怪我們那位大小姐，怎麼那麼死心眼兒，一股勁兒要找他回來。這種人活着不過給先人現眼，死了還乾淨點兒！

姨 (斥責) 金根，你胡說八道些什麼！

金 啊，奶奶，我——我——

姨 還不伺候客人去！

金 是，奶奶。(下)

〔海棠端着茶具由外下。〕

姨 大小姐，你聽聽那些底下人的嘴。

華 (刺心)我聽見了。

姨 底下人不用說了，親戚朋友，左鄰右舍的，背地裏還不知道怎麼笑話呢。我們這位姑少爺，總算把我們張家的臉給丟盡了。

華 我知道。

姨 不是我說你，大小姐，你也真太死心眼兒了。你自己拿鏡子照照，這陣子瘦成什麼樣兒了？你這麼茶不思，飯不想的，爲這種人愁出病來，你犯得着嗎？

華 (滿腹怨抑地望着她，搖搖頭)不會的。

姨 還是看開點兒吧，大小姐。你知道你父親，他是個要體面的，偏偏遇見這種事，他要不是疼你，早就丟開不管了。

華 我知道，姨娘，可是我求求您，您跟父親說說，無論怎麼樣，再找他一次吧。

姨 不是託卜書銘找去了嗎？找不着，有什麼辦法？

華 再多派幾個人找找去，這次找着了，讓我再好好勸勸他——

姨 你以爲這個人還勸得醒嗎？

華 我想勸得醒的，我相信他有一天一定會明白過來的。姨娘，他不是天生的壞人，他是給人帶壞的。說不定現在他已經反悔了，您快點派人把他找回來吧。他身子已經壞到極點，再也經不起在外面遊蕩，受折磨了。

姨 要是找來了，他還是老樣子，一點不改，那可怎麼辦？

華 決不會的，姨娘。

姨 萬一要會呢？

華 那——那——（痛苦地）姨娘，您不要問我了吧。您知道我心裏難受，您知道我活着一天，要盡一天心，我什麼都不怨，可是我要對他盡我的心。請您明白我，姨娘。

〔卜書銘上。〕

卜 奶奶。小姐。都在這兒。

姨 卜先生，您來得好，姑少爺找着了沒有？我們小姐正惦記着呢。

卜 （笑嘻嘻地）真抱歉，還沒找着呢。虹口一個小煙館裏，說他去住了兩天，聽說還害了病。害了病？

卜 大概是小病，又好了吧。我剛纔去，不巧他昨天剛搬走，（跑近一步，祕密地）這位大少爺，也真叫沒有辦法，他新近在外面還欠了一屁股的債。

姨 欠了一屁股債？誰肯借錢給他？

卜 都是些地痞流氓，人家知道他是張老板的女婿，利息比本錢還大，可是不怕張老板不還。

姨 有這種事？（向棣華）你瞧，這怎麼好？叫老爺知道了，還不鬧翻了天！

卜 大少爺落魄，最沒有救了。人越窮，脾氣越大。浪蕩乾坤慣了的，要他規規矩矩做人，比叫他坐牢還難受，他寧可睡馬路，當癩三。上次遇見陳少爺，我就問他：「你丈人待你很好啊！爲什麼老不願意住在丈人家裏？」您猜他怎麼回答？（一橫眼，裝出倨傲的樣子）「我不高興看人家的眉高眼低！」您瞧——

「外面起了喧擾聲。」

一個男傭人的聲音 喂，你們是幹麼的？怎麼一直往裏闖？

一個粗暴的聲音 要債的，你攔着幹麼？

伯和的聲音 叫你們在外頭等着，你們進來作什麼。還怕我逃了嗎？

那個粗暴的聲音：他媽的，擺的什麼架子！我們在這兒等着，快點出來。

姨 誰在外頭嚷嚷？

「海棠很快地進來。」

棠 姑少爺來了。

姨 （驚疑地）姑少爺來了？

棠 後頭還跟着好幾個人，像是要債的。

華 啊，要債的？——

「話猶未了，從外面進來了伯和，只穿着一件破舊的短衫，滿臉病容，情形比先前還要狼狽，他一進來，似乎不防有這麼些人，情形很有些惶窘。」

華 啊！

姨 （哼了一聲）……

「她們都掉過頭，不理他。」

「海棠鄙夷地看着他。」

「卜書銘站在一旁，不知說什麼話好。」

〔半晌。——〕

華 伯和弟，你怎麼了？你的衣服又——（哽塞着再也說不下去）

〔伯和訕訕地不說話，情勢依然很僵。〕

華 這些天你又到哪兒去了？爹派人到處找你，家裏人都惦記着你，你爲什麼總不肯好好住在這兒？

伯 （虛矯地）我有事，你不懂得。

華 有事辦完了，還可以回來呀。你何苦這麼到處飄蕩，糟蹋自己身子？

姨 （忍不住）好姑少爺，我們這兒要是有什麼委曲了你，都是自己人，沒有什麼不好說的。你老是這麼扔崩一走，去了個無影無蹤，你不怕人家罵我們怠慢了嬌客，也不願憐顧憐大小姐啊。現在幸虧你來了，不然她都要爲你急死了。

伯 （無話可說，掉頭看着別處，假裝沒聽見）……

姨 姑少爺，你倒說一句，我們到底哪點對不起你？

伯 （看她一眼，依然掉頭別處，表示他的反感）……

華 （兩面爲難）伯和弟，你說話呀，回姨娘的話呀。

伯 （佛然）我沒有話說。（略頓）我，我就要跟你說幾句話。

姨 （受了搶白，盛氣地向海棠）死丫頭，這兒有什麼好看的！還不快滾出去！（說完就氣沖沖地下）

〔海棠隨下。〕

【卜書銘惶窘不堪，也偷偷地向外面溜了出去。

華（期待地）你要跟我說什麼？

伯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

華商量一件事？

伯嗯，小事情。我在外頭欠了點債，急着要還人家，你有銀子借給我一點。

華我積下來的全給了你，手頭一點沒有了，怎麼好？

伯（老練地）不要緊，首飾也行。

華首飾？

伯嗯，先借給我用一用，將來我想辦法還你。

華（順從地點點頭）金鐲子好嗎？（捧着她的鐲子）

伯行，行。

華你要，你就拿了去，爲什麼要說還的話？（忽然）可是，你得告訴我，你今天怎麼會想着到這兒來？

伯（一時圓不過來）我——

華是那些要債的人逼着你來的？要不然，你還不會到這兒來不是？

伯不，我本來要來的。（伸手）把鐲子給了我吧。

華（一邊拿鐲子）你就拿鐲子還給他們？

伯不，到銀樓兌一兌，也許有多餘的，了了這件事，我就回來。

華 (把鐺子半路抽回來) 不，你不要去。(乞憐地) 伯和弟，你得先答應我，你別走，現在你就住在這兒，再也不要走了。

伯 我不走，你拿來吧。(四面看看) 快點，一忽兒叫你爹撞見了不大好。

華 (哀切地) 你知道嗎？你祇顧自己走了，我一個人在這兒受的是什麼罪？人人在笑話我，罵我，連底下人也瞧不起我。他們說你的閑話，就像刀子在我心上扎。你知道嗎？

伯 (憤恨地) 那些勢利鬼，你理他們！

〔此時海棠，姨娘偷偷上，閃在門帘後偷看。〕

華 你就算疼我，千萬答應我，好好住下來，要爹給你找份事做。你要是不願意戒煙，我求爹先別讓你戒，你要怎麼樣都好辦，我們得好好爭這口氣，好好做人哪！

伯 (不耐煩) 好好好，全聽你的。

〔外面那個粗暴的聲音吼起來了。〕

外面的聲音 喂，姓陳的，怎麼樣了？

伯 你聽，人在那兒催了，你快給我。

華 不，你不用出去了，我給他們去。

伯 (驀地劈手搶過了鐺子) 拿來，蘑菇什麼！(返身就走)

華 (急了，一把拉住了他) 怎麼？你又要走了？

伯 (蠻橫地) 放開手，讓我出去。

華 不，不，你不能走，你剛答應我的，你替我想想。

伯（到手爲強，放下臉來）我沒有答應你，我什麼也沒有答應！你也替我想想，叫我怎麼在你家裏歎下去？你沒看見剛纔姨娘的神氣，你沒看見你家裏上上下下的人全拿白眼看我？我窮，窮我自己的，我落魄，落魄我自己的，我甘心，我願意。我可是花過大錢，見過世面的，憑麼看他們眉高眼低？聽他們的冷言冷語？

華不，不，他們不會這樣的。祇要你住在這兒，祇要你能够改過。

伯改過？我告訴你，我這一輩子不會改的。我舒服慣了，這兒我住不慣。你爹那張死板板的臉，我就看着不順眼，你明白了嗎？

華伯和弟，你不能這樣，不能够這樣的，你難道忘了以前，忘了我們從小同窗，忘了我們一起逃難的光景？

伯（邪惡地）對了，我剛纔還想着來的，你不提，我倒差點忘了。我來問你，你還記得我們在張家店逃難的時候——

華我記得的，你對我的體貼，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。

伯那時候我有一塊祖傳的白玉雙喜牌，叫你代我收着的，還在你那兒吧？

華（極其情感地）有的，有的！（從大襟裏拿出一角）就在身邊，我一直好好藏在這兒。自從我們分散了，我一刻也沒離過身。

伯好，多謝你，你還給我。

華（訝異）爲什麼？

伯我有用處。

〔外面要債人突然提高嗓門嚷起來了，一直向書房嚷進來。〕

那個粗暴的聲音 喂！姓陳的，你死在裏頭了，還怎麼樣？等了這大半天，還不滾了出來？

卜書銘的聲音 喂，怎麼？怎麼？

幾個聲音在一起 讓我們進去！——他媽的！——我們進去看看去！

卜書銘的聲音 不成，不成！人家書房你們怎麼好亂闖？

混雜的聲音 姓陳的出來，叫你們姑爺出來！

〔卜書銘倒退着進來。……〕

卜 （向外面，伸開兩隻手攔着）別進來。人家女眷在這兒，有話好說。有話好說。

〔姨娘和海棠都從門帘後走出來。〕

姨 （向外）你們這幫人怎麼的？

外面人聲 （大聲）怎麼的？要債的！

〔內室傳來鶴亭的聲音：「誰在那兒嚷嚷？」接着他走進來。〕

〔大家都楞着。〕

鶴 （熟視着伯和）你來了？

〔還沒有回答，門口又嚷起來。〕

混雜的人聲 （粗暴而高昂地）怎麼樣？怎麼樣？到底給不給？他媽的，不要臉！這麼大公館的

姑少爺欠了債，還想胡賴還怎麼樣？

鶴 外頭是誰，怎麼回事？

卜（小心翼翼地）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（尷尬地）陳——陳姑爺欠了人家點兒，他們來要了。

鶴 哦，要債的？

卜 全是些粗人，所以沒規沒矩地亂嚷嚷。

鶴 請你費心去問問清楚，到底欠了多少？又是怎麼欠下的？先用不着這麼大聲大氣的。

卜 是，是。（向外，很神氣地）去去，外頭說去，誰還短了你們的錢嗎？

外面人聲 好好，外頭算賬去！

〔卜書銘下。〕

〔伯和要走走不了，侷促不安。〕

鶴 伯和，這些人大概是你引來的吧？我真奇怪，你自己總不願意住在我這兒，怎麼倒把要債的

引到這兒來！

伯 （不說話，可是顯然是很不服氣的樣子）

鶴（痛憤地）我真想不到，你會是這麼一個沒有心肝的人。我在你身上化了那麼些精神，一心想把你從地獄裏救出來；棣華更是爲你嘔盡心血，喫盡辛苦，可是你連一點點反悔的心都沒有。你晚上躺下的時候，問問自己怎麼對得起我？怎麼對得起棣華？又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父母？

〔半晌——伯和滿不在乎的樣子。〕

鶴 過去的事，我也不提了。可是今天我得跟你好好談判一次。你一忽兒就可以看見吳老師跟你

二弟，當着他們的面，你要對我有一個悔過的表示。

伯 (冷冷地) 悔過？

鶴 你先得答應我的條件。——至於你欠的那些債，我來給你還。

伯 (冒然) 用不着，我自己會了！

鶴 (沒有想到) 你會了，你有辦法？

伯 你不用管我。

棠 (忍不住) 故意對棣華) 小姐，您的金鐲子呢？——

華 (趕快阻止) 海棠！

鶴 (冷笑) 哼，你把棣華的金鐲子騙到手了，所以你有辦法了。

華 (掩護) 不，爹。沒有，他沒有。

鶴 (踩着脚) 你還護着他！(向伯和) 你這沒出息的東西，你陳家的臉都叫你給丟盡了。

伯 (惱羞成怒) 什麼？你說話客氣點兒！

華 (阻止) 伯和弟。你不要這樣——

鶴 (憎恨之極) 客氣？還要我對你客氣？你看看你那個神氣！(沈痛地) 我祇恨我這麼個好女

兒，怎麼會配你這麼個混帳東西？

伯 (索性橫了心) 我混帳，我配不上你女兒。你把女兒配給我的時候，我可是官宦人家的子

弟。現在大爺窮了，你瞧不起大爺了。好，你不樂意，咱們退婚好了！

華 啊——

鶴（驚異而氣憤）什麼？退婚？

伯 你把聘禮還我，我們一刀兩斷。

姨（氣極）天下也有這種人！老爺，退婚就退婚好了。

鶴（氣得半晌無語，只有喘氣的份兒，最後他一咬牙）好，退婚！

〔仲鶴和吳老師匆遽上。〕

仲（驚喜地奔過去）大哥。

〔伯和正在大激動，只看着他，頹然低下頭去，情感似極複雜。〕

仲（看看四週緊張的情勢，疑問地）怎麼了？

鶴（喘息稍定）仲鶴，老師，你們來得正好。伯和要退婚，請你們做個證人。

仲（痛切地）大哥，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伯 你不知道，你別管。

華（慘呼）不，伯和弟，你不能這樣任性的。

鶴 你跟他說什麼！決定退婚好了。

華（跪在鶴亭的面前，慘泣地哀求）不，不。爹，不要，千萬不要。您都看在女兒的份上，饒了他吧。

鶴 不，不成。

華 爹，您別生氣，您饒了他吧。他一時糊塗，頂撞了您，他是無心的，爹。

鶴 棟華，你這糊塗蟲，你難道還沒有喫够他的苦？

姨 大小姐，你想想他那種行爲，他早把你忘了，你爲什麼那麼癡心？

華 我沒有辦法，爹。我已經把我的心許給了他，除了嫁他，再沒有第二條路。我相信他不是本性壞，他是給人引誘的，給上海這個壞地方引誘的。那不過走錯了一步，我要勸醒他，我要把他從岔道上帶回來。……

鶴 你一定要嫁他？

華 爹，您知道一個女孩子不能把她的心許給兩個人。

鶴 你將來不怕喫苦？你不會抱怨我？

華 我願意喫苦，我誰都不怨。我這一輩子是他的了。

鶴 (氣極，推開她) 好，你跟他走，我沒有你這個女兒。你再也別來見我！

華 啊，爹，不能，您不能這麼做。(泣不可仰)

鶴 你走，我不認識你。(厲聲向伯和) 你給我滾！一起滾！

伯 好，我走。女兒是你的，跟我沒關係。

華 (又去拉着他) 不，不。伯和弟，你不要！

吳 (莊嚴地) 伯和，你還有人心沒有？

仲 (哀切深沈) 大哥，你怎麼那麼糊塗啊？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變到這樣！你難道忘了我們是書香人家的子弟？你忘了父親的教訓了嗎？

伯 (發了瘋) 你們誰也別理我，你們當我死了，爛了，天底下沒有我這個人好了！

〔卜書銘手裏拿了一疊借據上。〕

卜 (向鶴) 這麼些借據，您看，好大的利息！

鶴 你跟他自己說去。

卜 (向伯) 老弟台，你怎麼向人家借了這麼些錢哪？

伯 (夾手搶過) 拿來！(向棣華) 快，把我的東西給我！

華 (退後) 什麼？

伯 我的白玉雙喜牌。

華 不，不，你別拿走。

伯 你給不給？省得我動手。

華 不，伯和弟。

〔伯和搶上一步，粗暴地從棣華襟上拉下了白玉雙喜牌。〕

〔棣華拉着他的臂把不放，兩人掙扎起來……〕

吳 (大叫) 伯和！

仲 (同時) 大哥！(搶上前去排解)

棠 (同時) 小姐！(上前幫着棣華)

姨 (同時) 大小姐，你放手！

〔伯和驀然將棣華推倒在地。〕

華 你別走！你別走！

鶴 滾，你再也別來見我！

伯（咬牙切齒）我死在馬路上也不再進這個門！（盛氣而下）
仲大哥。（很快地下）

「棣華要掙扎起來，終於又倒了下去，哀哀地哭。」

——幕——



尾 聲

三月豔陽天，日暖風和，春光正好。

上海附近的郊外，傍着大路，有一片綠茸茸的草坪。路左沿河，有一道小橋。正中一帶槿籬，幾樹桃花，正當盛開，灼灼欲燃，草坪前面靠大路放着一張石凳；後方靠右手是一家會館，門銜是「廣肇山莊」。

伯和終於死了，靈柩就厝在這廣肇山莊裏面。這正是出殯的一天，哀樂聲哀遠纏綿，不絕如縷。張氏一家，自姨娘狗兒以下，連男女傭人，簇擁着全身縞素哀哀痛哭的未亡人，再加仲鵠，卜書銘；殿後的是鶴亭和吳老師。這一千人組成送葬的行列，自左而右，通過小橋，走進廣肇山莊去。

鶴
（在將要進門以前，回過身來讓着）老師，您請。

吳
（掉首長太息）想不到，我頭髮都白了的人，還來送我的學生。

〔鶴亭也搖頭，深深歎了口氣，二人也入了山莊的大門。〕

〔草坪上靜了下來，祇偶有細碎的鳥聲，異常悅耳。〕

〔閑散的馬蹄聲自遠而近，大概因為高興，一個女的在車上哼着「四郎探母」；〕

芍藥開，牡丹放，花紅一片；

豔陽天，春光好，百鳥聲喧。

「唱到這兒，男女喧雜的笑語隨之而起。

男人的聲音 停，停，就停這兒。

女人的聲音 好，停下來，我們下了車自己走。

「馬蹄聲停了，笑語聲依然，唱着戲的人也已經出現。兩男兩女，男的是輕裝華服，粉面油頭；女的是珠圍翠繞，錦簇花團：一看就知道是嫖客和妓女，到郊外遊春來了。其中有兩個我們還認識，男客之一是辛述懷，唱戲的姑娘卻就是王娟娟——也就是現在書寓中豔名卓著的惜春樓老八。其餘面生的兩個，一個叫做王大少，意興颯舉，顯然是辛述懷幫閑的新對象；還有一個也是名妓——晴紅老七。

娟（悠然唱着，過橋而來）

我本當，與駙馬，逍遙遊玩；

怎奈他，終日裏，愁鎖眉尖。

王大少（以下簡稱王）好！

辛（跟着怪聲喝采）好！（一翹大姆指）八小姐到底是上海數一數二的紅倌人，隨便哼幾聲，

也是「那摩溫——瓜瓜叫」，沒說的。

娟（飛眼）你少拍馬屁，我不喫這一套！

辛（指天誓日）擡頭三尺有青天，你不能這麼冤枉好人。我老辛愛吹牛，可不會拍馬；（向王

大少）王大少，你說一句，到底唱得好不好？你是八小姐的恩相好，你的話她沒有不聽的。

王（七分流腔，三分女人氣，隨手耍着一根馬鞭子）說真的，你這運腔是有點意思了。

喂，老八，你幾時一準下海票一票，（一拍胸脯）行頭我來，再找朋友一捧場，包你有風頭。

娟（撒嬌撒癡）真的？（一手搭在他肩上）你別對着潮頭許願，許過了就無影無蹤。

王什麼話，你這不是看不起我王大少嗎？

晴紅老七（以下簡稱七）好，就唱「探母」，八妹的公主，我的楊四郎。

辛你給我得了吧。人家駙馬早有了，還用你。我看你還是回頭跟我唱「三本鐵公雞」去吧。瞧！

（他龍飛鳳舞地對老七來了個配馬的身段）亢——采——亢——采——亢！

七下流鬼！

辛誰下流啦？

七反正你上流不了！

辛（油嘴）我也不上流，也不下流，我就是有點——貪花愛風流。

七（當着他的面）啐，不說好話的！

王（四面瀏覽，得意忘形）別要貪嘴了，你們瞧，這兒不錯吧？

娟嗯，真好玩兒。

王（指指點點，雅興勃發）你瞧，你瞧，這桃紅柳綠的，多風景，多空氣！我就說嚟，在上海

歎膩了，到鄉下來兜兜風，嗯，遊玩遊玩，怪——怪——唔，怪雅致的！

娟（向右指點着）唷，那邊還有個廟，有一座塔。

【一陣哀樂聲和哭聲從山莊裏面傳出來。

娟 咦，哪來的哭聲？

王 今兒是清明，準是小寡婦上坟——哭皇天。

辛 不對，我的王大少。（手一指）你瞧，這兒就是廣什麼山莊，正有人在出殯。（指左邊）你剛纔沒看見？那邊停着好些送喪的車。

娟 （諦聽）哭得人怪心酸的。

辛 這死人不識相，人家難得出來遊春，他偏檢這時候入土，儘讓家裏的哭哭啼啼，他閉上眼，死人不管。

娟 我們別待這兒了，倒霉的。（指右邊）我們到那邊玩兒去。

七 對了，我們廟裏燒香去。（她們向右下）

辛 （向走在前面的王大少）王大少，馬車要吩咐他過來嗎？

王 不用，叫車夫等在橋那邊好了，我們散散步，衛生衛生。（下。辛述懷跟着）

〔吳老師和仲靄自廣巖山莊出來。〕

吳 （逃避似地）我真受不了啦。——這麼好的女孩子，偏偏會遇着這種傷心事。

仲 我大哥總算把棣華姊害苦了。我一看見她那種傷心的樣子，祇覺得人生真是可怕。

吳 這是什麼冤孽，會湊到了一起。（沈痛）你們父母給你們定親的時候，我曾經竭力反對，爲的是人生多故，自小定親太冒險，可是我當初也何嘗想到會有這麼悲慘的結果……（忽然十分關切地）仲靄，你快告訴我，娟娟到底有消息沒有？

仲 （搖搖頭）沒有，老師。

吳 你登了報，也沒有一點影蹤？

仲 （絕望地）沒有。

吳 真是意想不到。（祇好勉強安慰）我想慢慢尋訪，無論如何，下落總會有的。

仲 （感慨萬分）老師，您從前教訓我們不要相信命運，我也一直都不相信，可是這一二年來的遭遇，真叫我不能不信了。我跟娟娟的事先不說，大哥逃了一回難，怎麼就換了一個人？老師，難道我大哥天生有這種罪惡的根性？

吳 當然不。

仲 那他爲什麼會墮落到這樣？

吳 （莊嚴地）仲靄，你把頭擡起來，（仲靄真把頭擡起）把眼睛望遠處看。（仲靄望着遠處）你看看，這是什麼世界，眼前又是什麼年月？

仲 （迷茫）老師。

吳 （肯定而有力地）這是亂世，是黯無天日的世界，幾十年來，外患接着內亂，而我們當朝的衰衰諸公，就知道對外敷衍，對內壓制，到了今日，積重難返，就造成了這種江河日下的局面，弄到官而不廉，軍而不忠，士而無行，真是衣冠塗炭，氣節淪亡，連明末那點忠義貞烈的餘風，也斲喪得一乾二淨……我們黃帝子孫，自有歷史以來，道德的墮落，今天已經是到了極點。……（他一口氣說下來，到這兒纔把語氣轉緩）在這種時勢，人本來就容易變壞，一遇到戰亂，干戈遍地，人慾橫流，就更容易發生種種意想不到的事。（親切地）仲靄，你明白嗎？

〔急遽的哀樂聲，又是令人迴腸盪氣的哭聲。〕

〔鶴亭焦急地從山莊門內出來。〕

鶴（求助地）老師，你們去勸勸她吧。她哭得都暈過去了兩回，現在還是哭着不肯回家。叫人心都給她哭碎了。

仲 這怎麼好，老師。還是您給棣華姊開導開導吧。

鶴 這孩子的性氣，我怎麼都勸不醒她。我真怕她一時想不過來，會尋短見……

〔姨娘和海棠扶着棣華上，王媽攜狗兒隨在後面。〕

姨（一邊擦淚，一邊相勸）我的好小姐，你怎麼那麼看不開！人都死了，你再怎麼樣也不能叫他活過來呀。（拿一把頭髮給鶴亭看）老爺你看看——

鶴 什麼，頭髮？

姨 是呀，猛不防的就是這麼一剪刀，給絞了下來，叫人攔都攔不及。這可怎麼好？

鶴（頓足）棣華，你這是何苦！

華 爹！（撲跪在膝下，祇叫得一聲，就放聲大哭起來）

鶴（也是老淚縱橫，悲苦不能自己）我的好女兒，都是爹害苦了你，祇怪我初過於大意，害了你一輩子，你隨便怎麼責怪父親，我也不怨你。

華 爹，你千萬別這麼說。我祇求你答應我一件事情。

鶴 你已經受了這許多委曲，什麼事我都順着你的心就是了。你不要這樣，快起來說罷。

華 您要答應了我，我纔敢起來。

鶴 那你快說。

華 我要您答應讓女兒出家去，我再也不願意回家了。

鶴 什麼，你要出家？你年紀輕輕，何苦要這麼糟蹋自己。起來起來，你快收了這條心，我們到家裏去從長計議。

〔他說完了，痛苦地閃避開去，姨娘和海棠用力把棣華扶了起來。〕

華 爹，不是我不明白道理，您這麼疼我，我原不敢再叫您傷心。可是您替女兒想想，我受了這許多折磨，心也碎了，夢也醒了，我這往後的日子還有什麼意思？

鶴 （憂苦交迸）可是你也替我想想：我祇有你這麼一個女兒，從小把你撫養成人，祇望你嫁個好姑爺，快快活活的，也不枉我撫養你一場。現在出了這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已經叫我心裏萬分難受，你再要出家，你叫我這個做父親的，怎麼受得了？

姨 你父親都是快六十的人了，你難道忍心半路拋撇了他？

華 姨娘，不是我心腸硬，實在是沒有辦法，你們千萬饒恕了我。（向鶴亭）爹，你祇當沒有生我，想起我來的時候，祇當我已經死了吧。（說到傷心處，她又大哭起來。衆人也不禁陪着流淚）

狗 （看見大家傷心，也哭了起來）姊姊，狗兒要你，你不要去！

〔愁雲慘霧，一時交織，好鳥無知，卻依然唱着牠動人的歌曲。〕

仲 （從旁勸解）棣華姊，什麼都怪我大哥不好。你總算對得起他了，你也不要太固執，看開點兒吧。

吳（一直做着這一幕悲劇的旁觀者，一種悲天憫人的情緒充滿了他，他向鶴亭）鶴翁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。可是志士仁人，赴湯蹈火，也無非是求心之所安。棣華已經下了決心，我看你現在還不如順着她，等過些日子再看吧。

鶴（不可解脫的沈重的悲痛，一橫心）棣華，我都順了你！（說完就逃也似的去了）

華（不覺又哭起來）

棠（拭着淚）小姐，您別哭，我們回去吧。

姨（拭着淚）小姐，您別哭，我們回去吧。

吳（向呆在一邊出神的仲靄）仲靄，我們也走吧。

仲（天荒地老，最難爲懷）人生怎麼那麼殘酷啊！我真想到哥哥的靈前痛哭一場。

吳（你也別過於難受。）

仲我哭不出來，可是我多麼想哭，能够像棣華姊那樣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多好！您瞧，日麗風

和，這世界這麼好，可是人生就有這麼多的痛苦，這麼多的恨！

吳走吧，走吧。

仲（無限悽傷地看看山莊，正想走，一擡頭看見了什麼，忽然站住）慢一慢，老師。

吳怎麼樣？

仲那邊是誰來了，我們看看。

〔從那邊過來的是娟娟他們一千人，他們從廟裏遊覽了回來了。〕

娟（靠在王大少身上，柳腰款擺）扶着我，慢慢走。（在石凳上坐下，揉起一隻腳來）哎

唷，這一下子驚得我好疼。瞧，鞋跟都擊壞了。

辛來，我給你揉揉。（伸手就要替她揉）

娟（拍的打了他一下）滾開！（撒嬌地向着王大少）都是你逗的我，我說別鬧別鬧，你偏要跟
我胡來！

王算我不好，明天我替你消氣，到你書寓裏請花酒。

辛·七（同時）好，明天王大少請客。

仲（驚疑不置，不能自制地走前一步，脫口叫出一個字）娟——

娟（一回頭見是仲靄，也是喫了一驚，立刻站起來）我們走吧。

王（一把拉住）怎麼，你腳不疼了？

娟（猛然掙脫）不疼了，快走。（如飛而去）

王咦，這麼快幹嘍！（跟上去）

辛（向晴紅老七睜着奇怪的眼）老八有點邪門。（兩個也跟着下）

〔仲靄追上去，走了兩步，又頹然退回來，身子搖幌了一下，幾乎倒下去。他趕快坐在石凳上。〕

〔卜書銘正好從山莊出來，一把扶住了他。〕

卜怎麼，頭暈嗎？

〔仲靄低頭不響。〕

〔吳老師驚疑地跑近他。〕

卜（向吳老師，一種無常的感慨）廣肇山莊的事情都辦了啦。一個人就算這麼完啦。

〔馬蹄聲輕快地遠去。〕

〔鳥語聲喧。〕

吳 仲靄，你怎麼樣？

仲（慢慢擡起頭）老師，你沒看見剛纔那個女的是誰？

吳 我老眼昏花，看不清楚，你認識？

仲（又低下頭）不，我不認識。

卜 你們說剛纔上馬車的那個呀？（他望了望）我認識，兩個都是窰子裏的姑娘。

仲（又擡起頭）窰子裏的？

卜 是啊，穿紅的那一個就是上海大名頂頂的紅倌人惜春樓老八。

仲（一腔悲憤）這是什麼世界，什麼世界！（驀地捉着老師的臂）老師，爲什麼一個人變得那

麼快？爲什麼一個人變得那麼利害？

吳 你忘了，這是亂世。許多人都在變，有的簡直變成了禽獸，叫你對了面也認不出來！

——幕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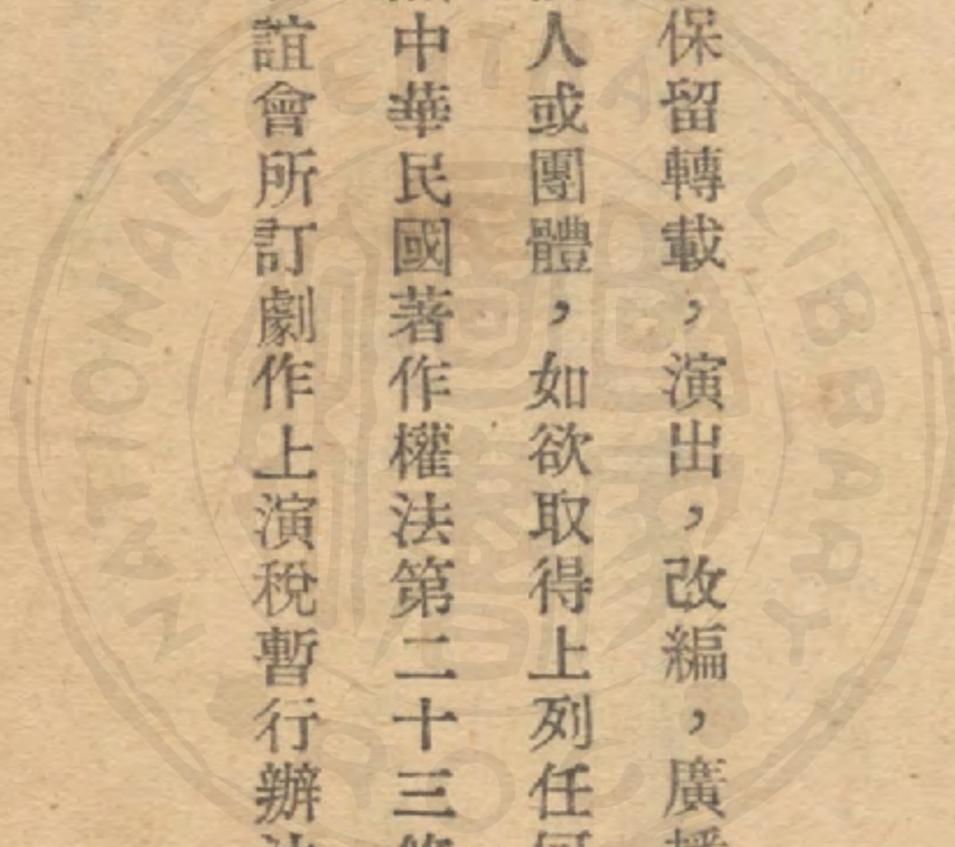
（全劇完）

完

101510830

本書專供閱讀之用，作者保留轉載，演出，改編，廣播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，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

民國92年度
教育部補助

中華民國玖叁年壹月卅日 購買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2573127



1